

托尼·克里夫

马克思主义在千禧年

Tony Cliff

Marxism at
the Millennium

第一星际 译
Tony Cliff

Marxism at
the Millennium

目录

关于作者.....	2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还有价值吗?.....	3
资本主义的矛盾.....	3
资本间的竞争和对工人的剥削.....	4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4
无产阶级革命.....	5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6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7
第二章 为什么需要革命的党?.....	7
工人阶级思想的不平衡.....	7
反对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	8
革命党：工人阶级的大学.....	8
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政党.....	9
革命者与工人阶级教学相长.....	10
民主集中制.....	13
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	14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15
第四章 “全球化”——神话与现实.....	17
跨国企业中的工人力量.....	19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19
第五章 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21
尸检.....	21
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	22
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观点.....	24
斯大林主义搅乱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向，打击了组织士气.....	25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意义.....	26
第六章 偏离的不断革命.....	27
革命的三种观念.....	27
毛泽东的崛起.....	29
卡斯特罗的革命.....	30
理论出了什么问题.....	32
知识阶层.....	33
偏离的不断革命.....	34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论压迫.....	34
第八章 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37
1933 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37
社会主义工人党 (SWP) 的我们已经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38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39
第九章 1968年五月的重要教训.....	40
警示与激励.....	40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克思语).....	41
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	42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43
第十章 俄国革命.....	44
双重政权.....	44
列宁对党进行再武装.....	45
胜利的革命.....	46
俄国革命不是带来了斯大林统治和古拉格吗?.....	46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	48
军备经济所扮演角色的不断演变.....	48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直接并无简单直接联系.....	48
第十二章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49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民主.....	52
第十四章 世界革命还可能吗.....	54
慢放中的20世纪30年代.....	55
第十五章 千禧年：于希冀与恐惧之间.....	56

关于作者

1917年，托尼·克里夫出生于巴勒斯坦，与俄国革命同年。在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一名革命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托洛茨基的追随者。他先在巴勒斯坦参与建立了一个小规模革命团体，并于二战后来到英国。在对苏联的东欧卫星国进行广泛研究后，他与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决裂。

他创立了社会主义评论小组 (Socialist Review Group) , 20 世纪 60 年代该小组演变为国际共产主义者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 , 70 年代发展为社会主义工人党 (Socialist Workers Party) 。他撰写了许多著作 , 包括列宁的三部传记和托洛茨基的四部传记。他于 2000 年 4 月在自传《志在必得的世界 : 一个革命者的生平》 (*A World to Win: Life of a Revolutionary*) 出版前不久去世。

这些文章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为德国和土耳其的革命社会主义组织撰写的。在此首次以英文出版。出版人对克里夫的战友、同伴兼妻子查妮·卢森博格 (Chanie Rosenberg) 为整理这些文献所提供的宝贵帮助表示感谢。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还有价值吗?

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历史 , 都只是把历史当成君主、将领、皇帝这些伟大人物的事迹。我还记得学过埃及艳后用牛奶沐浴的故事 , 但老师从没告诉我们是谁生产的牛奶 , 以及有多少埃及儿童因牛奶短缺而营养不良。我们学到拿破仑于 1812 年侵略了俄国 , 但未被告知 , 有多少身穿军装的俄国或法国农民死于战争。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 , 最重要的是大多数人的行动 :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¹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都是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这在斯大林主义者那里很明显：斯大林打个喷嚏，每个党员都必须掏出手帕。

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表面看似民主，然而实际上是彻底的精英主义。平民百姓被期望每隔四或五年在议会选举时投一下选票，但其他事情就交给别人。如果一个人一生中要投十次选票，那么他将花费，比方说 30 分钟，在民主实践上。亚伯拉罕·林肯说：“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奴隶、半自由状态的社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希望大部分群众一生都生活在奴隶制中，民主生活只有 30 分钟。

资本主义的矛盾

¹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38

译者：第一星际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是社会化的。众多工人聚集在大型单位——工厂、铁路、医院——工作。生产是社会化的，但所有制不是，而是掌握在个人、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手中。

每个个别的生产单位都是有计划的，但没有哪个计划会来协调资本的不同生产单位。在大众汽车（Volkswagen），他们为每辆车生产一台发动机、一架车身、四个轮胎（或加一个额外的备用）；不同的生产部门相互协调。但协调在大众汽车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的生产之间并不存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计划性和无政府状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将资本主义与它之前的封建主义和它之后的社会主义作比较，是个有益的尝试。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有个体生产和私人所有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有社会生产和社会所有制。

在封建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在个别生产单位中还是在整个经济系统中，都谈不上任何计划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计划性不仅将适用于经济系统的每个生产单位，也将适用于整个经济系统。

资本主义的巨大驱动力和生产力同时伴随着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因此我们面临着在丰裕中出现的匮乏现象。几千年来，人们都是因食物匮乏而挨饿，而

资本主义是唯一一种使人因食物过剩而挨饿的社会制度。在美国，他们建造专门运输粮食的船，在船上他们能够打开底板，将谷物沉进大海，以保持其价格稳定。

贫困和富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极端形式出现。据计算，58位亿万富翁的财富相当于全人类一半的收入。这一半人口不仅包括穷人，也包括相对富裕者。

资本间的竞争和对工人的剥削

在封建制度下，领主剥削和压迫农民只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正如马克思所说：“领主的肚皮限制了他对农民的剥削。”福特公司对工人的剥削并非出于它对消费的兴趣。如果是那样，资本家的负担会轻。福特公司在全球拥有25万名工人。如果每个工人每天提供一个英镑的剩余价值，就足够福特公司的拥有者生活了。不仅如此，由于经济系统的活力远大于任何人的消费活力，工人的负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轻。但剥削的动机不是资本家的消费，而是资本的积累。为了在与通用汽车公司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福特公司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更新工厂的设备，投入更多的资本。资本家之间竞争的无政府状态的另一面，是每个资本主义生产单位中的工人都在遭受暴行的折磨。

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到处都有人告诉我们，国家高于社会，国家象征着民族。而《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武器：

“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²

马克思在其他地方³写道，国家是“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

马克思也把军队称为“屠宰工业”（slaughter industry），它依赖于实体工业。生产力决定破坏力。在中世纪，当农民拥有一匹马和一把木犁时，骑士拥有一匹(更好的)马和一把木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数百万人被动员参军入伍时，另外数百万人被动员到工业中生产枪支弹药。时至今日，当一根手指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将数千英镑转移到国外时，另一根手指按下另一个按钮就能在广岛杀死六万人。屠宰工业和实体工业相得益彰。如果一个火星人找到一只手套，他会不明白为什么有五个指头；但如果他知道手套是用来套住一只有五个指头的手，一切就显而易见了。军队的结构也反映了社会的结构。如果军队里有将军、上校再下至士兵，那么工厂里也有经理、领班和工人。两套等级制度是适配的。

无产阶级革命

²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41

³ 这里采用了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说法，疑似克里夫引用来源记忆错误——译者注

译者：第一星际

为了夺取生产资料，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但是马克思认为，工人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因为现有的国家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等级结构。工人们必须打碎这个等级分明的国家机器，代之以这样一个国家：没有常备军，没有永久性的官僚机构，官员全部由选举产生并可被撤换，任何代表的收入均不得高于他们所代表的工人。马克思在经历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后得出了以上结论，在那次运动中，工人们做到了这一点。《共产党宣言》说：

“至今发生过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运动，或者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⁴

马克思解释了为什么我们需要一场革命：除非被迫，否则统治阶级绝不会放弃财富和权力；而工人阶级如果不进行革命，就无法摆脱“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the muck of centuries）。

资本主义既团结了工人，也分裂了工人。工作、住房等方面的竞争分裂了工人阶级；与老板的斗争团结了工人阶级。最大的团结、革命的核心是群众罢工。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而是一个由罢工、示威等构成的一系列过程，最终将以工人实际夺取政权而告终。

暴力常常被误解为革命本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是“新社会的助产婆”。注意：是“助产婆”，而不是婴儿本身——只是一个辅助。

⁴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50

译者：第一星际

革命最重要的方面是工人阶级的精神变化。举个例子：在沙皇统治下，犹太人遭到了残酷迫害。发生了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没有特别许可的情况下，他们不能居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首都，此外还有一系列其他重大限制。革命爆发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是犹太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犹太人；苏俄国家元首⁵是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领导红军的是犹太人托洛茨基。

关于这一巨大精神变化的另一个证明是，1917 俄国革命期间，卢那察尔斯基举办了三到四万人的大会，并就威廉·莎士比亚、希腊戏剧等话题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说。

列宁解释了革命四个条件：

一、社会普遍的深度危机；

二、工人阶级明确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三、统治阶级丧失了继续照旧统治下去的信心，因此走向分裂和争端；以及

四、一个革命党的存在。

⁵ 斯维尔德洛夫时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名义上是苏俄的国家元首——译者注

社会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

在上文对《共产党宣言》的引用中，马克思写道：阶级斗争“其结局不外乎：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他从罗马奴隶社会衰落的经验得出了这一结论：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了，奴隶没能推翻奴隶主阶级，社会衰落了，奴隶被农奴取代而消失，奴隶主也被封建领主取代。（日耳曼蛮族的入侵只是这个过程的因素之一。）

恩格斯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在论及人类面临的“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选择时。罗莎·卢森堡进一步发展了它。他们不像我们这样了解野蛮：恩格斯于1895年去世；罗莎·卢森堡于1919年1月被害。他们不知道毒气室、广岛和长崎、非洲大饥荒等事情。

当纳粹分子敲开权力大门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认为纳粹主义的替代选项是维持原状。因此他们投票支持兴登堡元帅担任总统，因为他是保守派而非纳粹分子（1933年1月30日，他任命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社会民主党支持布吕宁（Bruening）的紧急法令，该法令降低了工人的工作条件，削弱了他们的士气，并帮助了纳粹分子。全德意志工会联盟的“理论家”弗里茨·塔诺（Fritz Tarnow）说：“资本主义病了，而我们是资本主义的医生。”马克思则说工人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医生和掘墓人是有区别的：医生会把枕头枕在病人的头下；掘墓人会把枕头套在病人的头上。

因为法西斯主义是绝望的运动，而社会主义是希望的运动，因此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不仅是与法西斯分子作斗争，而且是与滋生这种绝望的土壤作斗争。人们不仅要消灭老鼠，还要消灭使老鼠繁殖的下水道。人们必须与法西斯作斗争，同时也要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因为正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滋生法西斯的土壤——失业、住房条件恶劣、社会剥夺等。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

今天资本主义的矛盾比 1883 年马克思去世时要深刻得多，这种矛盾出现在严重的大规模衰退中，出现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今天的工人阶级比 1883 年强大得多。事实上，韩国的工人阶级比马克思去世时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总和还要多。韩国只是世界上第十一大经济体；再加上美国、日本、俄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工人，社会主义的潜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

第二章 为什么需要革命的党？

工人阶级思想的不平衡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其原因在于马克思的两个不同的表述。他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⁶，同时他也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⁷。

这两种表述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这个矛盾不是马克思幻想出来的，它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如果其中只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一个革命的党了。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句话是对的话，那么说实话，我们也没必要为社会主义而去奋斗了——应当选择去做微笑着袖手旁观的第三者，工人阶级自己会解放自己的。

另一方面，如果“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句话是正确的话，那工人们总是会服从统治者的想法，那我们就可以坐在一旁痛哭流涕了，因为做什么都是徒劳无用的。

事实是这两句话都是对的。阶级斗争不仅仅只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冲突中体现，也在工人阶级自身里体现。在罢工警戒线上工人们不是在那里尝试着去阻止资本家工作。资本家自己平时从不工作，又何来因为罢工而不工作这一说呢。在罢工警戒线上的实质只是一群工人尝试着去阻止另一组因为利益而越过罢工警戒线的工人们罢了。

工人阶级的权力问题，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在整个工人阶级都团结在一起并且只有一小撮资本家在反对的情况下还需要一个无产

⁶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 第二版第 21 卷，2003，P016

⁷《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18，P44

阶级专政？你大可以说：回家吧，让我们干掉老板。如果整个工人阶级都团结在一起，那我们可以一人一口吐沫将他们淹死在大西洋。

事实是我们既有站在自己这边的工人也有落后的工人。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工人们也被分化成不同思想意识等级的工人。

不仅如此，同一个工人也可以有着分裂的意识。他或她可以是个好的、为工资而积极斗争的人，憎恨老板，但当谈到黑人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另一种想法了。

我记得我曾经与一个小伙子，一个很娴熟的打印工一起住过。他即将要去度假，我问他“你明天坐飞机走吗？”他说“不，我明天不能走。现在是 13 号星期五，我得等到周六才能走。”这个人活在 20 世纪，但他的脑子却活在一千多年前。

反对机会主义与宗派主义

假如站在你旁边和你一起罢工的工人是个发表种族歧视言论的人，你有三个选择。你可以说“我不要和这样的人一起罢工！我要回家！那里没有种族歧视！”这就是宗派主义，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的话，那你必须选择和他一起罢工。

另外一种选择就是简单的逃避这个问题。有人发表了种族歧视言论然后你就假装没听到，并说“今天的天气真好啊！”这就是机会主义。

第三种选择是你与这个人争论，反对他的种族主义，与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作斗争。你和他反复争执，如果你说服了他，那很棒。但如果你没有说服他，那么当工贼们来临的时候，你仍要和他联起手来阻止工贼，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

革命党：工人阶级的大学

布尔乔亚在他们革命的二十年前并没有革命党。法国雅各宾派在 1789 年之前也不存在。

为什么我们需要在革命 20，30 甚至 50 年前去准备革命党？因为我们必须需要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与革命。

雅各宾派也是在自身的革命中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观察资产阶级和贵族们的关系的时候，会发现它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关系完全不同。

诚然，资本家需要推翻贵族而工人阶级也必须要打倒资本家，但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并不是贵族掌握着所有财富且资本家是穷人。资本家在革命之前就已经十分富有了。他们可以对贵族说“好吧，你们拥有土地，我们拥有钱，有银行。当你们破产的时候，你们又怎么拯救你们自己呢？你只能将你的贵族

血液与我们的黄金结合，嫁给我的女儿。”在思想方面，他们可以说“好吧，你们有牧师，我们有教授。你们有圣经，我们有百科全书。你们有什么，我们抄什么。”

资本家在思想上独立于贵族。他们对贵族的影响比其他人的影响大的多

法国大革命开始于三级会议，三级也就是贵族，教士，其他平民。投票时正是贵族和教士投给了资本家，而不是别人。

这和我们的情景相似吗？显然不是。我们不能对资本家说“好吧，你们有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英国帝国化学工业集团，我们则有一双鞋”在思想上我不知道多少资本家会被《社会主义工人报》（Socialist Worker）影响，但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被《太阳报》影响！

布尔乔亚革命党可以在革命的活动中出现，他们不需要准备，他们十分自信。1789年7月14日发生了什么？雅各宾派的领袖罗伯斯庇尔建议在巴士底狱的遗址上为路易十六建一座雕像，他还不知道他三年后会砍掉路易十六的头。那雅各宾派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来源于他们第一次相遇的修道院的名字。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四年后将会剥夺掉这个修道院的土地的所有权，他们应该不会起这个名字了。

他们独立且强大，能够处理好事物。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属于是被压迫的阶级，缺乏管理社会的经验，因为资本家并不只拥有物质生产资

料，还有精神生产资料。因此我们需要一个革命党——革命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大学。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之于英国军队，就是革命党之于工人阶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过，共产党是从工人阶级的历史和国际经验中总结归纳而成的。换句话说，你不能只从你的经验中学习。一个人的经验是很有限的，我们任何人的经验都少的可怜。你需要归纳总结，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你需要一个组织。我自己不可能知道巴黎公社的情况。我又没在那里。在1871年的我也太年轻了。所以你需要一个人来给你提供信息。

因此，托洛茨基写道，革命党是工人阶级的记忆。

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政党

有三种不同类型的工人政党：革命派，改良派和中间派

《共产党宣言》是这样描述革命党的：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⁸

⁸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44

译者：第一星际

因此，一方面来说，共产党实际上是各国工人阶级政党中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是推动其他政党的重要部分；在另一方面，理论上讲，共产党比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更有优势，他们清楚地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进路线、条件和最终的总结果。

第二类工人政党是改良派政党。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列宁把英国工党定义为“资本主义的工人政党”。

他称之为资本主义是因为英国工党并没有与资本主义断开联系。那他为什么还叫它是一个工人的政党呢？这并不是因为有工人给他投票。在当时更多的工人给保守党投票；当然，保守党是个资本主义政党。列宁称工党为工人党是因为它表达了工人捍卫自己反对资本主义的愿望。人们在电视上观看工党的会议时，很明显，工党想表达的内容与保守党不同。在保守党会议上，当演讲者提到攻击工会成员和黑人，赞美军队和警察等的时候，掌声就会响起。在工党会议中，当演讲者宣布需要更好的医疗服务，更好的教育与住房等时，掌声就会响起。

在革命党和改良派政党之间，还有第三种政党，即中间派政党。他们的主要特点是虚伪。他们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他们在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马生马，驴生驴。但马和驴只会生出骡子，骡子什么也生不出来；它是不育的。对于一个革命党来说，它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不论历史兴衰，它依然可以延续下去。对于一个改良派政党来说也是如此。但中间派则不然。1936年，西班牙

牙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 (Workers' Party of Marxist Unification)⁹有 4 万名成员。现在，这个党已经像渡渡鸟一样灭绝了。英国独立工党在 1945 年大选时有 4 名议员。现在，独立工党连灰都不剩了。德国的 SAP¹⁰也有类似的情况，它是由来自德国共产党右翼的布兰德勒派、德国社民党的和平主义分子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它是一个相当大的政党，到现在也声销迹灭了。

革命者与工人阶级教学相长

革命党需要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来领导工人阶级，所以是革命党在教导工人，但这又引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谁去教革命党呢？”事实上，我们可以被工人阶级教导，理解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所有伟大的思想都来自于工人们。

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提到我们需要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在 1871 年他写到工人们不能掌握旧的国家机器，他们必须要粉碎旧的常备军，官僚机构以及警察。我们必须粉碎所有的等级制度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一个没有常备军或官僚机构，官员是被选举产生且工资与普通工人一致的国家。马克思发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大英博物馆工作的很刻苦吗？并不是，发生的情况是巴黎的工人们掌握了权力，这才是他们做的事。

⁹简称马统工党 (POUM，克里夫也采用这种叫法)，是西班牙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1935 年，由托派政党西班牙共产主义左翼和右翼反对派组织工农集团合并而成，这一合并也违背了托洛茨基的意愿。西班牙内战中该党遭受重创。1980 年后，该党基本停止活动，但未正式解散----译者注

¹⁰即社工党，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译者注

马克思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东西。斯大林主义者声称是列宁发明了苏维埃的概念。当然，在斯大林主义的文献里，列宁发明了一切！他们有一个类似于宗教等级制度的概念。我们则有列宁的，当工人们于1905年在彼得格勒建立第一个苏维埃时，列宁四天后写到——他们到底要干嘛？

在斗争中，工人们需要一种新的组织形式。他们艰难地认识到，如果一个工厂只有一个罢工委员会，那它在革命时期是没有用的。必须要有一个能覆盖到所有的工厂的罢工委员会。这就是苏维埃的模式：各个工厂的代表在一起开会并进行管理。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列宁也跟着他们学习。党总是要从阶级学习，总是如此。

党总是走在阶级的前面吗？答案是，大体上是，革命党是走在阶级的前面的。否则它就不是一个革命党。因此在1914年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远远领先于阶级。布尔什维克反对战争，而大多数工人却支持战争。

1917年之后，你会发现列宁在8、9月重复强调道，党目前落后于阶级，阶级比党更先进，我们必须跑起来追上阶级。原因很简单，在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人们都缺乏自信，所以他们会落后于革命党。一旦形势有变，他们就会非常迅速的改变。

革命者的问题在于，我们需要一种例行程序，一种常规的日常工作来存续下去，而这种思想模式限制了你。你想当然的认为你领先于工人阶级。但当工人们开始运动的时候，你才发现你是如此的落后。革命党必须追上工人阶级。

“党不仅仅只是一群人的集合，他们是革命者，并且总是在领导。”这句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你必须一直战斗，不停的斗争，才能够领导他人。你必须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进步。

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革命时期。在工作中，有人可能在社会主义工人党 (SWP)¹¹工作了 20 年，是一位好同志，而有位刚加入的新人，几个月前才加入，但做起事来，新同志要比 20 年的老同志先进的多。这个道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你不可能像在银行里有钱一样赢得革命的领导权。如果你在银行里有钱它就有利息。革命的领导层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每天、每个月都赢得领导权。所以对革命者来说，重要的是他们上周做了什么，这周在做什么，下周又要做什么。你可以从 100 年里的所有历史经验中学习，但最重要的是你这周在做什么。你必须为领导权而努力。

改良派政党的成员是被动和随波逐流的。

因为改良派政党想要获得最多的选票，所以它要为自己争取最多的接受，让自己适应流行的观点。

你真的相信工党议员中没有人知道男女同性恋者受到压迫的事实吗？但在 1987 年的选举中，尼尔·金诺克¹²的秘书帕特里夏·休伊特仍然向《太阳报》

¹¹ 克里夫所在的党----译者注

¹² 英国工党前党魁----译者注

(以及所有的报纸) 泄露了在支持男女同性恋者的议会中对“疯狂左派”¹³的攻击。她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她觉得那样可以走红。我这还保留着一份叫约翰·斯特拉奇 (John Strachey) 的人的传单，他自称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 1929 年的选举中，他参加了议会选举，他有一个问题——他看起来像犹太人，所以他发了一张传单，内容是“约翰·斯特拉奇是不列颠人”，还要把任何说他是犹太人的人告上法庭。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必须坦白的说，我自己也是犹太人，但如果有任何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被人叫做犹太人，他们会说，“我当然是一个犹太人。我以此为荣”。这一点无可反驳。

但如果你想要拥有最多的成员，你就必须适应当时的流行观点。因此，改良派政党是庞大的党，但极其被动。举个例子，有一本名为《工党的基层》(Labour's Grassroots) 的书里面提到了人员年龄分布。1984 年，LPYS¹⁴ 有 573 个支部，1990 年只有 15 个。66 岁以上的成员比 25 岁以下的成员多三倍。工党成员被问到他们在这个月里有多少时间用于工党活动。50% 的人说没有，30% 的人说每月最多五个小时，每周一个小时，只有 10% 的人说在五到十个小时之间。

极端的见风使舵——这就是工党的本质。它的另一面就是官僚控制的实质。是官僚们在主导控制着这个党

¹³ 当时工党反对者用以讽刺工党中的左派----译者注

¹⁴ 即 Labour Party Young Socialists，英国工党在 1965 年到 1991 年间的青年支部----译者注

然后是各个“教派”。它的成员的想法很简单，他们说：“我们只想和那些认同我们的人一起前行。我们只关心那些赞同我们的人”。

革命者其实是那些脱离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人，但同时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革命者的问题是如何与非革命工人相处。你如何与那些只同意你 60% 的思想的人相处，以及如何通过斗争说服他们，把这个比例提高到 80%。如果你是一个宗派主义者，你会说：“你有 40% 的思想不同意我，我不在乎你。”如果你是一名革命者，你会说：“我们目前互相认同了 60%，从这点出发我将与你争论剩下你不认同的 40% 的部分，并在斗争中试图说服你。”

民主集中制

什么是革命党的结构？我们为什么要讲民主集中制？

让我们先理解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如果你想从伦敦到伯明翰，你需要一辆巴士和一个司机。这并不需要民主讨论，因为之前已经进行过了，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好司机和一辆好巴士就行了。问题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是我们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不知道需要什么。

事实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学习——扎根于课堂，在课堂里学习。而不是简单的认为在每一件事情上民主都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想知道利润率是否下降，

如果马克思是对的，就不要让它由投票决定！那样毫无意义。要么他是对的，要么他是错的。思考清楚就做出决断。

有些事情你必须付诸表决。与我们斗争有关的一切都必须经受考验。因为我们就是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如果“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那工人阶级会通过他们自己的经验来教导我们。

列宁对他在1917年“七月流血事件”之后躲藏起来的日子里有一段优美的描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非法政党，它的出版机关被捣毁。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德国机构。列宁不知道反动势力已经巩固到什么程度。他描述了与他藏身的一个工人一起吃饭的情景，那个工人给他面包，说：“面包很好。他们，资产阶级，对我们感到害怕”。

列宁说：当我听到他的话时，我就明白了关于阶级间的力量关系。我明白了工人的真实想法——资本家仍然害怕我们，尽管我们是非法的，尽管我们遭受重创。但这并不是他们，反革命的胜利。

如果你想知道工人们是否有信心，这又怎么可能知道？你也不能在媒体平台上组织投票，他们不可能给你机会的。你也不能面见到每一个人。

如果没有深刻的民主，就不可能进行工人阶级的革命。革命的目的是将工人阶级提升为统治阶级，建立历史上最民主的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五年你就会选出一个人来歪曲你，这时，情况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你

选举的是议员，而不是雇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不投票决定是否关闭一家工厂。我们不选举军官或法官。在工人政府里，一切都在工人的控制之下。一切都在工人的掌握之中。这是民主的最极端形式。

那么，如果所有这些都是真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中央主义？

首先，经验是不均衡的，每个工人有不同的经验，你必须把这些经验收集在一起。即使在革命党内部，党员也受到不同压力的影响。他们会受到总体环境以及他们所属的工人阶层的影响。

为了克服这种部门主义，区域主义，这种狭隘的观念，你需要集中所有的经验和分歧。你需要中央化，因为统治阶级本身就是高度集中的。想要战胜你的敌人，就要从你的敌人身上学习，模仿，保持对称，否则你不可能获胜它。

我从来不是个和平主义者。如果有人用棍子打我，我就得用更大的棍子打回去！我不相信引用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能阻止疯狗攻击我。我们必须要对我们的敌人保持对称。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能理解无政府主义者说他们不需要国家。资本家有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它的反对国家，又如何能摧毁一个国家呢？

无政府主义者总是否认国家。当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时，他们就加入政府。这就是他们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做的，当时他们就加入了政府。为什么？因为除非你能把国家粉碎，否则否认它是没有好处的，如果你干碎了国家，你就必

须取代它。你要用什么来取代它呢？答案是武装起来的工人队伍。这就是工人国家。

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的革命党

当我们谈到党领导阶级时，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乎经验、知识和根基的问题。领导必须用工人的语言，有工人们的精神。你必须与工人们建立联系，因为这就是领导的意义所在，你在说话与聆听的时候，你不只是在讲话，你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来讲话。

但这还不够。我们需要一个巨大的党。因为要领导工人阶级，必须要一个群众性的政党。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世界上最小的群众政党。这是一个很小的党。1914年，布尔什维克党有4000名党员。1917年2月革命后，他们有23,000名成员。1917年8月，他们有25万。有25万人，你就可以领导300万规模的工业无产阶级。

1918年，德国共产党有4000名党员。即使他们都是天才，他们也不可能赢得革命。你必须有一个相当大的政党。为了领导工人阶级，你得需要在每个工厂都有一个基地才行。

我提到过七月流血事件。当列宁被指控为德国间谍时，普提洛夫工厂的 3 万名工人中有 1 万名罢工，称他们信任列宁。为什么？因为普提洛夫工厂有 500 个布尔什维克。

如果你想领导数百万人，你需要数十万人加入党。即使是在英国反纳粹联盟的狂欢节，拥有 15 万人，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在革命方面仍然是一件小事。即便是要我们组织这样的活动，我们也需要六七千，甚至八千名社会主义工人党成员来组织。

我讨厌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锻炼脑力的练习：我们解释事物，理解事物，我们更聪明。马克思主义讲的是行动，而行动需要规模。行动需要力量。我们需要一个群众性的党——一个 50 万人的群众性政党。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

列宁一再强调，革命的政党离不开革命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科学社会主义。而科学，无论是物理、化学抑或是马克思主义，都不能通过一堆口号来学习。相反，它们应当被认真地研究。

当马克思与恩格斯撰写那些革命文献时，他们必须概括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经验与国际经验，而这非通过细致的研究与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不可。人们

无法仅凭自身的经验就能理解巴黎公社。为此，必须阅读相关书籍。托洛茨基曾在不同的话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到革命党是工人阶级的精华，也是工人阶级的大学。在大学里学生们都会学习理论。

人们必须学习过去以应对未来。卡尔·狄拉克作为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列宁在1917年那些暴风雨般的日子里叫他去读有关法国革命的书籍，因为这将对他理解未来的任务有所帮助。同样也是在此期间，列宁完成了他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国家与革命》。路易·圣鞠斯特在法国革命期间曾说，“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

所有的革命在一开始都以一种不彻底的半革命形态而出现。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新旧并存的。因此，尽管1917年的二月革命终结了沙皇的统治以及秘密警察制度，并在大大小小的工厂里建立了苏维埃和工人委员会，一切都是新生事物。但是旧事物仍然存活：将领留在军队，资本家继续拥有工厂，地主拥有土地，帝国主义战争仍在继续。

当列宁1917年4月回到俄国时，一万名工人与士兵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站迎接他。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主席、右翼孟什维克尼古拉·齐赫泽也用一大束鲜花迎接了他并且宣布，“我以俄国革命胜利的名义迎接您的到来”。列宁将鲜花放到一边，面向数以千计的工人与士兵说到，“什么是俄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摆脱了沙皇！但法国人早在1792年时就赶走了他们的国王。当下，资本家们仍然占有工厂，地主们仍然占有土地，帝国主义战争也在继续。我们应当打倒临

时政府！停止帝国主义战争！我们要土地、面包以及和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汉诺夫——一位历史学家，描述了当时的场景：有人可能认为，在场的数千工人和士兵会朝着列宁狂呼“乌拉”，但实际上当时他们全都目瞪口呆。他们对沙皇制度、秘密警察制度的终结感到无比兴奋，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要批评这种体系。沉默中唯一的聲音来自戈登堡，这位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前委员说，“列宁疯了！他已经彻底疯了！”但列宁正是凭借对路易·圣鞠斯特的话的深刻理解，继续领导革命从而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17年以来的许多革命都半途而废了，也正因如此，它们大多以反革命告终。

让我们来举些例子吧。1918年11月，德国革命推翻了德皇，在德国建立了工人委员会以及苏维埃。可惜，旧将军还在，旧工厂主也还在。1919年，军官们谋杀了罗莎·卢森堡、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共产党人。许多年以后，纳粹在德国上台。

1979年，工人委员会（设拉子¹⁵）领导的总罢工将大规模罢工推向了高潮，并推翻了伊朗国王。工人们受共产党（图德党¹⁶）以及费达伊¹⁷领导，两者都是莫斯科的追随者。他们主张伊朗人民和所有穆斯林的团结，因此他们与阿亚图拉霍梅尼妥协，后者却用大屠杀来报复他们。

¹⁵ 伊朗城市。----译者注

¹⁶ 图德党，即伊朗人民党，是伊朗的一个非法共产主义政党。----译者注

¹⁷ 意为献身者、敢死队，是指那些为他人或者特定的事业献出生命的人，专指伊斯兰教世界中从属于一些宗教或者政治团体的献身者----译者注

第三个例子是印度尼西亚。在 1960 年代早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 300 万党员，远多于 1917 年时的布尔什维克（25 万党员）。与印尼共产党有关联的组织也有 1000 万成员。但作为斯大林主义者的领导层主张印度尼西亚民族和所有穆斯林的团结。他们支持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资产阶级总统苏加诺。然而，1966 年，苏加诺的下属苏哈托将军发动了政变，导致 50 万到 100 万共产党人被屠杀。

我们必须学习过去以便为未来做准备。我们必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便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矛盾，以及导致这种体系崩溃的力量。所谓领导就是能够预见未来。为了能够预见未来，人们就必须对经济、社会、政治、历史以及哲学具备一个清晰的理论理解。

一个政党仅少数人了解理论是不够的，每个人都应该去了解。列宁曾写到，在一个革命党内部是没有基层群众¹⁸的，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革命党不是资本主义工厂或资本主义军队的翻版。在工厂里，管理者做决策，工人们必服从。在资本主义军队中，军官发号施令，士兵们立正以听从。而在一个革命党里，所有成员都有思考、决定与行动的权利。

当然，实际上一个革命组织内部人员的觉悟与理论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但这种参差不齐反而应当得到升级。给一个革命党带来最大伤害的内部行为便

¹⁸ Rank and File，指基层群众，依据是维基百科的一种解释：The individual members of a political organization or labour union, exclusive of its leadership----译者注

译者：第一星际

是——以无产阶级姿态的名义，对其党内知识分子的攻击。事实上，这样的攻击不是针对知识分子，而是针对党内的工人。这实则是对工人的侮辱，因为它假设工人无法掌握理论。你认为马克思为什么花费他生命中 26 年的时间去写《资本论》？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完成这部书，他在世时仅仅出版了第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去世后编辑整理并出版的。你认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为什么在 1890 年代为工人组织夜校，教他们马克思主义？

在捍卫知识分子在一个革命党中的作用这方面的书籍中，列宁的这本写于 1902 年的《怎么办？》是其中最出色的之一。他的反对者们——他称之为经济学家，认为工人无法超越工会意识，超越对金钱或更短工作周的需求。

再有一次，是意大利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写下了关于塑造工人知识分子的必要性的著述。

德国右翼社会民主党却向罗莎·卢森堡发起了攻击：她对他们来说太过于“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们不喜欢她可能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她不是德国人（她是波兰人¹⁹）以及她是一位女性，但无独有偶，在 1923 年列宁临终时，斯大林抨击托洛茨基是知识分子，后来又谴责他是“世界主义者”，即暗示托洛茨基是犹太人。

假设工人们无法掌握思想并且对它们不感兴趣，这种低估理论在革命党中的重要性的做法，基本上是对工人的侮辱。

¹⁹ 其实是波兰的犹太人——译者注

译者：第一星际

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以及听马克思主义的演讲，对于使革命党的成员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还不够的。当列宁说革命党内的每个人都是领导者时，这意味着每个成员都必须能够领导党外的工人。例如，当英国社会主义工党（SWP）的成员与其所在的工作场所、社区或学校中的几个人有联系时，这些人就会向他提出他必须回答的问题。

再举一例：有人可能会说，“你们呼吁革命，但是，看吧，俄国革命导致了暴政。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支持革命？”。而如果党的成员能够解释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什么，像是“德国革命失败导致俄国被孤立，这又导致了政权的堕落，使得斯大林得以崛起，成为革命的掘墓人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的缔造者”，那么就说明该党员对理论有深刻的理解了。与党外人士的对话会让他搞清楚自己知道什么，更重要的是，自己不知道什么以及应该学习什么。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唯物辩证法，党员与党外人士的对话就是它的一个体现。个别的党员怎么让人们愿意同他们辩说？关键就在于推销革命报刊，不仅是在示威游行中或街头，而且是在工作场所、社区或学校里向许多人推销的日常工作中，让推销的党员认识这些人并与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论争。

列宁写到，是革命报刊将党组织了起来。它是如何进行组织的呢？不仅是在内部，通过组织报刊的销售以及为党筹集资金，而且还是通过让党员组织他们的外围进行购买。在英国工党，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除了在游行、街头或群众大会上推销革命报刊以外，将个别党员日常性地推向他们的外围是最重要

的。没有重要外围的组织不是革命组织，而是必然消亡的消极派。没有外围的“革命者”就如离水之鱼。

第四章“全球化”——神话与现实

最近词汇表里多了一种新的陈词滥调“全球化”。无论是保守的还是力主改革的各政党领导人都如同接受神授之物般接受了它。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媒体，电视和公司报道中。简而言之，它可以总结为这样一种说法：世界市场的庞大和跨国公司的强势使得所有国家和跨国公司分部的工人完全没有影响力。民族国家也是如此。

爱德华·莫迪默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来佐证“全球化”理论，他在右翼保守党的报纸，《金融时报》中引用到：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

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²⁰

莫迪默声称马克思是“全球化”理论的先驱，想要向他表示敬意，但事实上这是一种侮辱。（下面）我将比较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学。

马克思曾明确表示过，他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那里借去了很多智慧。但是他也明确表示他的理论不仅仅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更是对它的突破。（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副标题便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亚当·斯密在他 1772 年出版的《国富论》中很好地描述了劳动分工的影响，在一个针织工厂里，劳工们做着不同的重复性工作，劳动的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马克思对此认同，但是他根据异化的概念补充到，分工让劳工不能独立完成生产过程。圆孔适合圆钉，方孔适合方钉，哎，却没有适合人形状的孔洞，因此工人并不是简单的工业体系的产物，他们不是被大的客观因素随意塑造的物体，而是主观的，会厌恶外在并反抗它。

对于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来说，寻求利润是（人类）自然的行为，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逐利有它的历史条件。市场和资本家之间，或是资本主义公司之间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迫使他们都积累资本。如果竞争失败，他们便会一无所有，资本生产和竞争的无序同与资本的掠夺与暴行一道存在。资本竞争的代

²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42

译者：第一星际

价被转移给无产者，无产者则以反击回应。无产者不单单是历史的客体，更是主体。全球化理论把社会上层的强势和底层的弱势推到了极致。

全球化理论则认为这²¹是合理的，认为它是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当外来移民进入一个国家，尤其当他们的肤色不同于该国的民众时，那么他们就只能是应受谴责的经济移民。大众汽车决定花 430 万英镑从英国购买劳斯莱斯，和雇主要求工人提高生产速度，（对于资本家来说）这些都是合理的，如果工人拒绝的话，那便是犯罪的破坏行为。资本并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流动。再者，广播播出如同这样的新闻：“好消息，ICI 利润比去年增长百分之 20。”几分钟又播出：“坏消息，贪婪的工人要求把工资提高百分之 5。”

跨国企业中的工人力量

表面上看，跨国企业一个部门工厂里面的工人是弱勢的。如果福特公司能雇佣二十五万工人，英国的一个只有几千人的工厂怎么能违抗管理呢？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1996 年，在俄亥俄州的代顿²²，3000 名为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制动部件的工人举行了罢工，这罢工导致了通用汽车在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业务全部关闭。通用汽车原来雇佣的工人几天之内就有超过

²¹ 即指上文所述斯密和李嘉图所主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观点----译者注

²² 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译者注

125000 人被开除，罢工使公司每天损失 4.5 亿美元，克林顿政府迫切地呼吁双方解决争端。

丹麦几乎爆发总罢工时，萨博汽车被迫停止了他们在瑞典的汽车生产线，因为他们已经用完了丹麦供应的基本部件。萨博在芬兰的敞篷汽车组装业务也被迫停止。沃尔沃也宣称他们在瑞典和荷兰的生产线受到了严重影响。

1998 年英国福特汽车工人举行罢工，他们使福特的欧洲部分停滞了三四天。因为跨国企业的存在，单个的工人集体的影响力比以往大得多。只需要把以上例子和历史上第一次在英国发生的 1832 年的总罢工比较一下就够了。在那时，工人必须从一个工厂转到另一个工厂来“发动”彼此。

全球化理论背后有一套彻底的机械逻辑。它与辩证法完全不同。这套逻辑和促动五角大楼对越南发起战争的逻辑很像。观点是这样的，19 世纪英国曾对印度发起战争并迫使其投降，1960 年美国的军事力量比当时的英国强大得多，而越南则是人口远低于印度的一个小国，如果 19 世纪的英国能获胜，那么 20 世纪的美国无疑能轻易取胜。

而从辩证法来看事实正好相反。1857 年印度起义时，一个英国士兵的阵亡能对英国造成多大损失？一个英国士兵，一个穿着制服的工人到底值多少钱？假设这价值是 100 英镑，美国的战争机器的价值相对昂贵得多。假设一架美军飞机值一百万美元，可以想见，对越南人来说朝它投掷手榴弹将是多大的诱惑。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全球化理论支持者的另一个观点便是:当前民族国家面对就业水平无能为力,全球化扼杀了凯恩斯主义。

从二战爆发直到1973年,世界见证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期。这被当时的流行的观念归因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的全部内容便是,通过实施减税政策,保持低利率,增加国家支出,管理需求以促使经济扩张。对凯恩斯主义最狂热的拥护出现在1956年出版的安东尼·罗斯兰²³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中。根据罗斯兰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它带来的阶级冲突正在消亡,整个体系变得越来越合理和民主,资本主义将会自己和平地消失,罗斯兰说生产是为了追逐利润而不是为了人类需要的说法纯粹是胡说八道,“私有企业最终将变得人性化”。

(他说)一场“和平的革命”已经开始,在其期间阶级矛盾会变得不可设想。罗斯兰写道:现在人们无法想象政府与雇主蓄意攻击工会的联盟。我们在英国进入富足的门槛上。社会主义者们应该把他们的注意从经济政策转移开来,应该转移到何处呢?

“.....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其他的、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领域之中,比如个人的自由、幸福和喜悦.....更多的露天咖啡馆,夜晚中更明亮鲜艳的街

²³ 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译者注

译者:第一星际

道，更多热情的酒店经营者和餐馆老板……在公共场所里更多的壁画和绘画作品，家具、陶器和女装的更为精致的设计，新屋苑中心的雕像，设计精良的路灯和电话亭，以及等等无穷无尽的各种事物。”

在我看来把资本主义的晚期描述成人道和合理的年代是很荒谬的，现在更是如此。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来到人世间便“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上资本主义今日的暴行比 100 年前更严重。想想毒气室，想想广岛和长崎，想想第三世界国家在银行压榨下每年死亡约两千万名的儿童便明白了。

德国在 1933 年达到 800 万的失业人口，几年后便消失了，不是因为希特勒拜读了凯恩斯的著作，而是因为（德国）重整军备的计划。而永久军备经济理论也解释了长期的繁荣。1957 年三月，我在一篇名为《论永久军备经济》的文章中解释了重整军备对资本主义的稳定的影响，以及在其过程中的矛盾是如何必然破坏繁荣的。简言之，如果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把重要的资源花费在军备上，那么会打开市场并且减缓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如果其中几个重要成员没有参与其中，并且还削减军事的开支的话，那么他们会比其余的国家在经济繁荣中获益更多：他们可以把更多资源消耗在工业的现代化，而不是飞机和坦克的建造上。这些国家会在竞争中取胜。事实正是如此。当美国、俄罗斯（即苏联）和英国将大笔大笔的开支花在修建防御工事上时，西德和日本在其中投入却是微不足道的。相较于美元和英镑，马克和日元变得更加坚挺。1973 年，

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美元（体系）崩溃，石油价格飙升，凯恩斯主义也被宣告死亡。

1976年，工党党魁兼首相詹姆斯·卡拉汉在工党会议上宣称：“我们曾经认为可以通过随心所欲的消费摆脱经济衰退，通过减少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这种选择再也不存在了……”

凯恩斯主义让位于货币学派的理论。撒切尔的政治政策在她当选前就形成了，用《金融时报》政治编辑彼得·里德尔（Peter Riddell）的话来说，“如果真曾有撒切尔实验，那么它其实由是丹尼士·希利²⁴发起的。”

改良主义在风暴面前破产了。它就像纸伞一样，只要不下雨它就管用。

如果资本家决定关闭工厂，工人就会挑战他的所有权。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就必须在不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大幅削减工作周，而资本家说这不足以让他受益以维持工厂运作，那他的权威会再次受到工人的挑战。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一道鸿沟。你不能如同改良派所认为的那样逐渐从一个体系走向另一个体系。一个人不能通过几小步就跨越鸿沟。如果任何人对此怀疑可以做一个测试。在你所在的城市里找到一幢高楼，走到顶上，找到另一幢高楼。如果能几步便跨越过去，那么改良派就足以证明他的可行性。

²⁴ 前工党政府时期的财政大臣----译者注

第五章 斯大林主义—国家资本主义

尸检

9年前柏林墙倒塌了。在欧洲西部和俄国的斯大林主义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也紧随其后的瓦解了。

51年前，也就是1947年，我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主义政权是国家资本主义。我写了几本书来发展这个理论。但是，一个人当然不能肯定自己的想法，除非事件的检验证实了这些想法。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使人们有可能证实或驳斥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医生告诉病人他得了癌症，而另一个医生说得了肺结核，那么在他死后进行尸检时，就能知道谁是对的。

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使这种事后分析成为可能。如果俄罗斯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斯大林主义政权是一个工人国家，即使是一个堕落或畸形的国家，斯大林主义的崩溃也意味着反革命的发生。当然，工人们会捍卫一个工人国家，就像工人们总是捍卫他们的工会一样，无论他们多么右翼和官僚，都要反对那些试图消灭工会的人。工人们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工会无论多么软弱，都是工人的保护组织。在有工会的工厂，工人比没有工会的工厂所挣得更高的工资，享有更好的工作条件。

俄国和东欧的工人在1989-91年保卫政权了吗？当然没有。这些工人完全是被动的。当时的暴力罢工要比1984-85年期间英国矿工罢工还少。唯一一个政权受到暴力捍卫的国家是罗马尼亚。但是，在那里，保卫它的不是工人，而是罗马尼亚的秘密警察。

其次，如果发生了反革命事件，社会顶层人士会移民。但是，在斯大林政权崩溃的特点是，那些斯大林主义之下掌握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苏联要职、人事部门人员都继续成为社会顶层。1989-91年对于那些身处顶层的人不是倒退或者前进的一步，而仅仅是向侧边迈出的一步

因此，很明显，斯大林主义政权与目前在俄罗斯和东欧存在的政权之间没有质的变化。目前没有人否认这个政权是资本主义的——因此，之前它也是资本主义的。

俄罗斯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

1917年十月革命使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政权。这场革命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工人革命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爆发，群众性的共产党在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崛起。列宁和托洛茨基绝对相信，俄国革命的命运取决于德国革命的胜利。他们一次次这样重复到，没有它，我们注定要失败。

不幸的是，德国革命(1918-1923)以失败告终。缺乏一个有经验的干部的革命党注定了革命的失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由于缺乏革命党，无产阶级革命并没有以胜利告终：1936年的西班牙和法国；1944-45年的意大利和

法国；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法国；1974年的葡萄牙；1979年的伊朗；1980-81年的波兰。

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导致了俄国开始转向悲观主义和右翼。斯大林在1923年公开反对托洛茨基。列宁弥留之际，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出现在媒体上，这也帮助了他。托洛茨基把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解释为孤立俄国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压力的产物，这是绝对正确的。因此，他当时将斯大林主义政权描述为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是恰当的。

然而，如果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持续下去，会发生什么呢？压力的量会改变它的质吗？

如果一只疯狗攻击我，我必须与它保持距离。如果它使用暴力，我也必须使用暴力。当然我的牙齿不如他的，所以我只能用棍子。如果我杀了疯狗，这样的对称就结束了。如果疯狗杀了我，对称也会结束。但是如果我没有足够的力量杀死疯狗，他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杀死我，我们被困在同一个房间里几个月呢？没有人会知道疯狗和我之间的区别。

苏联政权遭到德国、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罗马尼亚、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土耳其的武装力量的攻击。这些军队，连同俄罗斯白军都没有办法击败红军。另一方面，俄罗斯革命政府并没有办法击败世界资本主义政府。因此，在最后，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迫使斯大林政权变得越来越类似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俄罗斯军队的运作规律与世界资本主义完全相同。

1928年，斯大林宣布俄国将在15年或20年内赶上发达工业国家，这意味着俄国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取得英国工业革命花了100多年才取得的成就。在英国，圈地制度花了三个世纪才摆脱了农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俄国，农民在三年内被所谓的“集体化”剥夺了财产。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家庭被征用，被迫进入集体农庄，以便榨取剩余的粮食，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再把这些钱用来购买机器，同时也廉价地养活数以百万计的新产业工人。数百万人被送进西伯利亚的古拉格集中营。斯大林集体化的恐怖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圈地的描述。他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俄国的奴隶劳动让人想起美国的奴隶制度在美国资本主义车轮上的润滑作用，也让人想起奴隶贸易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布里斯托尔的墙壁上沾满了黑人的鲜血。”

当斯大林建造他的军事工业机器时，他不得不从一个比他所面对的国家弱得多的基础开始，但他的雄心并不比他们小。如果纳粹德国有坦克和飞机，斯大林构建的军事机器就不能反映俄国的生产力（毕竟，1928年农民还没有拖拉机，只有木犁），而必须反映德国的生产力。

俄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重工业作为军备工业的基础。

我做过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比较了不同五年计划的成果。我找到了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和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目标，并进行了比较（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没人敢这么做）。

在重工业方面，第一次五年计划钢铁产量目标为 1040 万吨；第二次是 1700 万，第三次是 2800 万，第四次是 2540 万，第五次是 4420 万。很明显，图表正在急剧上升。这同样适用于电力、煤炭、生铁等领域。

至于消费品，情况则完全不同。例如，棉织品：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 470 万米；第二次 510 万；第三个 490 万；第四个 470 万。因此，20 多年来，这一目标根本没有提高。对于毛织品来说，情况更加糟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目标是将产量提高到 2.7 亿米；第二到 2.27 亿；第三位到 1.77 亿；第四到 1.59 亿。这些目标在 20 年内将产量削减了近 40%。

俄罗斯制造人造卫星的工作非常成功，但在制造鞋子时却不然。

资本主义受资本积累需求的支配。福特必须投资，否则他将被通用汽车打败。资本主义企业之间的竞争迫使每一个企业都越来越多地投资，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也迫使每一个资本家都加大对工人的剥削。资本对工人的暴政是资本之间竞争硬币的另一面。

斯大林主义对俄国工农的暴政也是如此。残酷的剥削，包括古拉格，是俄罗斯资本主义与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纳粹德国之间竞争的副产品。

自 1947 年以来，我从未使用过苏维埃联盟 (Soviet Union)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USSR) 这两个词。这两者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斯大林主义下的俄国没有苏维埃。在所有的选举中，每个选区只有一名候选人 (与纳粹德国的选举一样)，他的得票率从来没有低于 99%，也没有超过 100%，只有一次例外。在 1947 年的最高苏维埃选举中，斯大林获得了超过 140% 的选票。第二天，《真理报》解释说：邻近选区的人们都来投票支持斯大林，以示他们的热情支持。通常情况下，投票结果会在投票结束后公布，只有一次例外：在 1940 年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关于加入苏联的全民公决中，莫斯科的塔斯社犯了一个错误，在投票前一天就宣布了投票结果。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在投票前就得以将结果公之于众。

我们也不能称其为联盟。联盟是自愿的连结。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联盟”成分并不比印度和英国间的多。它是一个帝国，而不是一个联盟。苏联 (USSR) 的第三个字母 S 代表“社会主义的”。俄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国

家资本主义国家。最后一个字母 R 代表共和国。他们不是共和政体，即民主政体，而是极权主义的暴政。

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论的观点

(有人²⁵)提出了三个基本论点来否定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首先，资本主义与私有制是相同的。在俄国，生产资料国家所有而非私人所有。

其次，资本主义与计划无关。俄国的经济是计划经济。

第三，在俄国斯大林主义政府通过政治革命来改变政府结构是必要的，仅此而已，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必须要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

我们将依次驳斥每一个论点。

1847年，糊涂的法国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在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中写道，资本主义等同于财产的私有制。马克思在一篇名为《哲学的贫困》的文章中对蒲鲁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写道：“私有制是一种法律上的抽象概念。”²⁶如果私有制等于资本主义，那么在奴隶制下，我们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因为这时私有制已经出现；在封建制度下，我们也有资本主义，因为私有制也存在于这个社会。蒲鲁东的思想是一个大杂烩。财产所有制的形式仅仅是形式，它并不会告诉你内容物到底是什么。财产私有制可以与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相结合。如果有人问，“我有一瓶满满的东西”，这句话并没有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可以是酒，可以是水，也可以是垃圾。因为容器和内容是不一样的，这意味着相同的内容可以放入不同的容器中。水可以装进瓶子、茶杯或者是玻璃杯。如果私有制下可以存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那么私有制和国有制下当然也存在包含奴隶制。埃及的金字塔是奴隶建造的。我敢肯定，没有一个奴隶对另一个奴隶说：“感谢上帝，我们不是为着一个私人雇主而工作，而是为法老，也就是拥有我们的国家工作。”在中世纪，主要的关系是生活在农庄里的农奴和地主之间的关系。但还有另一种农奴制——农奴在教堂的土地上劳作。教会不是个人所有的事实并没有减轻农奴在教会土地上的负担。

关于第二个论点，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的俄国有计划经济，而在资本主义下没有计划。这种观点不正确的。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单个的单位是有计划的，但单位之间没有计划。在福特的工厂有一个计划。他们不会为每辆车生产一个半引擎，也不会为每辆车生产三个轮子。有一个关于生产多少引擎、轮子等的中央指令。有一个计划，但福特和通用汽车之间存在着无政府状态。在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有一个针对俄罗斯经济的计划，但是在俄罗斯经济和德国经济之间却没有计划。

²⁵ 即欧内斯特·曼德尔和泰德·格兰特等坚持传统的苏联是“堕落的工人国家”论的托派成员——译者注

²⁶ 未找到译文，可能这里克里夫引用时未注意书名——译者注

第三个涉及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区别的论点在国家政权本身就是财富囤积之处的情况下是站不住脚的。1830年法国发生了一场政治革命。君主政体被推翻，共和国建立。这并没有改变社会结构，因为财富的所有者是资本家，而不是国家。在政权是财富的囤积处时，从统治者那里夺取政治权力就是夺取他们的经济权力。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没有区别。

斯大林主义搅乱了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方向，打击了组织士气

一旦斯大林完全控制了俄国政府，他就使各地的共产党服从于俄国外交政策的需要。

举几个例子。在希特勒控制德国的图谋得逞的前夜，托洛茨基呼吁所有工人组织建立统一战线以阻止纳粹，斯大林称德国社会民主党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托洛茨基亦是如此。

希特勒获胜几年后，右翼的法国总理来到莫斯科，签署了法苏两国间的同盟性文件《法苏互助协定》²⁷，当时出现了一种新的论调：共产党人应该支持民主主义的法国。此后，他们投票赞成法国的军事预算等一系列措施。

1939年8月，在希特勒和斯大林签订协议后，共产党出现了新的转折。当波兰被纳粹德国占领西部，被俄国占领东部时，俄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宣称：“只要东方一击，西方一击，凡尔赛条约所造就的这个丑陋的怪物就不复存在了。”波兰的确是一个丑陋的国家。但是莫洛托夫本可以补充说，300万犹太人也同样不复存在了，数百万波兰人也不复存在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真理报》1940年5月1日的社论，它谈到了两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苏维埃国家和德意志国家，而且那是希特勒的德国。

1941年6月，德国入侵俄国，斯大林主义政党的路线发生了根本变化。《真理报》上一再出现这样的口号：“唯一好的德国人是死去的德国人。”1943年，我在《真理报》上读到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一篇报道。他描述了一名德国士兵面对着一名苏联军队的士兵，举起双手说：“我是铁匠的儿子。”这显然是一种阶级性的宣言。那名苏联士兵的反应是什么？爱伦堡写道，他说，“你仍然是一个该死的德国人”，然后就用刺刀将他杀害。

这种曲折（zigzags）常常让地方共产党领导人感到困惑。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几个月后，我被捕了，和巴勒斯坦共产党的总书记关在同一个监狱里。当战争爆发时，他认为这是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就像他几个月前一直坚持的那样。所以他决定自愿加入英国军队。但是政府方面的动作却很缓慢，两个月后，他们答复了他的要求，他可以出狱参军。但与此同时，他发现这场战争不是反法西斯战争，所以他不再做出狱和从军的打算。监狱里有四个托洛茨基主义者，

²⁷ 克里夫这里仍称苏联为 Russia，我们为了避免与一战前的法俄同盟混淆，称其为苏联——译者注

我们常说我们是囚犯，但总书记梅尔·斯洛尼姆（Meir Slonim）是自愿的囚犯。事实上，共产党的曲折在海法的一条街道上就表现出来了。一面墙上写着“反法西斯战争万岁，PCP【巴勒斯坦共产党】²⁸”的标语；旁边还有一条标语：“不要帝国主义战争，PCP。”1941年德国入侵俄国时，又出现了另一条口号：“打倒希特勒和他的秘密盟友丘吉尔，PCP。”不久，另一条标语出现了：“红军及其盟友不列颠军队万岁，PCP”所有这些口号都指的是同一场战争。

战争快结束时，欧洲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动荡，共产党执行了扼杀革命火焰的莫斯科式政策。1944年8月，由共产党领导的法国地下组织将德军赶出了巴黎。时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莫里斯·多列士从莫斯科直飞巴黎，鼓吹“一支军队，一支警备部队，一个国家”。就这样，法国地下组织被解除了武装。

在意大利，同样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成功地打破了墨索里尼的统治。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从莫斯科赶来，宣布支持现政府，那个由曾与墨索里尼狼狈为奸的国王和将军们结盟组成的政府。

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斯大林主义政党在一个又一个国家背叛革命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革命潜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要大得多。但为阻止这种潜力成为现实做出不可或缺贡献的，正是那些斯大林主义政党。

国家资本主义论的意义

60多年来，斯大林主义在国际工人阶级运动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它把革命社会主义，也就是托洛茨基主义推到了边缘。作为各国掌权的共产党信仰，斯大林主义的吸引力是非凡的。

现在，随着俄罗斯斯大林政权的崩溃，情况发生了变化。

1990年2月，有人这样问英国共产党的领袖，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苏联，工人们似乎正在推翻工人国家。”霍布斯鲍姆回答说：“苏联显然不是一个工人国家，在苏联没有人曾相信过它是一个工人国家，工人们也知道它不是一个工人国家。”为什么霍布斯鲍姆没有在50年前甚至20年前告诉我们这些呢？

英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极端迷失。这一切在其崩溃后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中得到了清楚的证明。英共总书记尼娜·坦普尔（Nina Temple）这样说：

“我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对的。那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说过，东欧不是社会主义，他们说得很对。我想我们早就该这样说了。”

读了尼娜·坦普尔的声明，人们只需要想想，如果教皇宣布上帝不存在将会如何。天主教会将如何存留下来呢？

全世界斯大林主义政党的混乱是势不可挡的。我们当中这些早在斯大林主义政权崩溃之前就宣布俄罗斯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人，搭起了通往未来的桥梁，守住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传统。

²⁸ 原文为[Palestinian Communist Party]----译者注

斯大林主义政党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大量的支持。斯大林主义影响了许多自认为是非斯大林主义者甚至反斯大林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他们的致命弱点²⁹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斯大林是革命的继承人，而不是革命的掘墓人。其实上，说斯大林和十月革命一脉相承，就好比说天主教会、宗教裁判所与拿撒勒的木匠一脉相承³⁰，前者贪图金银珠宝、压迫平民百姓，后者则推翻了高利贷者的桌子，如是说道：“有钱人要成为上帝国的子民，比骆驼穿过针眼还要难！”³¹

第六章 偏离的不断革命

革命的三种观念

托洛茨基以 1905 年革命为背景，对他的理论进行了发展。实际上，从考茨基到普列汉诺夫再到列宁，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相信只有发达的工业国才做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简单来说，他们认为各国将严格按照其技术进步的程度来实现工人权力。落后国家能够以发达国家为鉴，看到他们的前景。只有在长期工业化发展进程和通过议会资产阶级政权的过渡后，工人阶级才能成熟到足以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当时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假定俄国正走向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与专制制度、地主所有制和其

²⁹ 原文为 Achilles heel，即阿喀琉斯之踵----译者注

³⁰ 拿撒勒的木匠通常指基督教传说中的义人，圣母玛利亚的未婚夫约瑟，下文中引用的圣经其实是原文中的耶稣所说，这里用来形容十月革命的精神和斯大林主义间的区别，就和基督教原始教义和被天主教官方曲解的教义一样大----译者注

³¹ 出自《圣经·新约》中的《马可福音》第 10 章第 25 节，这里采用 TCB 译版----译者注

他封建制结构残余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孟什维克的结论是，资产阶级将必然领导革命，并且会将政治权力夺到自己手中。他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该支持在革命中支持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同时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通过为八小时工作制和其他社会改革斗争，以此保卫工人的特殊利益。

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赞同革命性质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不会超过资产阶级革命的界限。列宁在 1905 年再次写道：“民主革命不会超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这场民主革命不会削弱，而是会加强资产阶级的统治。”³²

直到 1917 年 2 月列宁才放弃这种观点。比如在 1914 年 9 月，他还写到俄国革命必须将其限制在三个基本条件内：“建立民主共和国（各民族享有完全平等和自决），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³³

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根本不同点在于，他坚持工人运动应独立于自由资产阶级，坚持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以取得对资产阶级抵抗的胜利。

托洛茨基和列宁一样，坚信自由资产阶级不能将任何革命任务坚持下去，而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基本要素，只能由一个工农联盟来执行。但他不同意列宁认为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农民党的可能性的观点，他坚持认为农民直接的贫富差距过于悬殊，无法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统一、独立的政党。

³² 似乎出自《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译者注

³³ 列宁：《列宁选集 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P0573

译者：第一星际

他写道：“一切历史经验……都表明农民绝对不可能起**独立**的政治作用。”³⁴

如果说在从德国宗教改革以来的所有革命中，农民都支持了这样或那样的资产阶级阵营，在俄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保守主义将迫使农民支持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自身不会限制执行资产阶级民主任务，但会立即执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措施。托洛茨基写到：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成长和日益壮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就是无产阶级向专政的发展。但是，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的时日，并不直接决定于生产力所达到的水平，而是决定于阶级斗争中的关系，决定于国际形势，最后还决定于许多主观因素，如传统、首创精神和战斗的准备……

“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有可能比发展得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更早地取得政权。在1871年，无产阶级有意识地在小资产阶级的巴黎把政权拿到了手，虽然只掌握了两个月，但是在英美那样的资本主义中心，无产阶级却连一个小时也没能掌握政权。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某种程度上机械地有赖于一个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源，是一种简化到极点的「经济」唯物主义的成见。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³⁴ 托洛茨基著，陈泰编校，《总结与前瞻》，蔡汉敖译，第四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译者：第一星际

“我们认为，俄国革命将创造出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之下，政权有可能（在革命胜利时应该）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客们把革命通通搞砸之前转到无产阶级手中。”³⁵

在这个理论中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将至的俄国革命的国际性质。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但只有在较发达国家革命胜利后才能完成：

但是，在俄国经济条件下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策能走多远呢？我们对此只能确定一件事：早在它被这个国家的技术落后所束缚之前，就会陷入政治上的障碍。没有来自欧洲无产阶级的直接国家支持，俄国无产阶级既不能继续掌权，也不能将其临时统治转化为长期的社会主义专政。

托洛茨基理论的基本要素可以被归纳为以下六点：

1. 一个迟到的资产阶级集团与它一两百年前的祖先有着本质区别。它不能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带来的问题提供一个一致的、民主的和革命的解决方案。它不能彻底摧毁封建主义，不能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落后国家，它都不再具有革命性。它是一股绝对保守的力量。

2. 决定性的革命任务落在无产阶级肩上，尽管它可能非常稚嫩且人数较少。

3. 由于缺乏独立行动的能力，无地的农民会跟随城市，必定会跟随工业无产阶级的领导。

³⁵ 托洛茨基著，陈泰编校，《总结与前瞻》，蔡汉敖译，第四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06book/trotsky-1906book05.htm>

译者：第一星际

4.要解决土地问题、民族问题并打破阻碍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与帝国主义枷锁，就必须超越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界限。民主革命将立刻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从而成为一场不断的革命。

5.“在一国的范围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可想象的……这样，社会主义革命在一种新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成为不断革命；只有到了新社会在我们整个地球上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才完成。”³⁶“一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种反动、狭隘的可怖之物。

6.结果是，在落后国家的革命将导致在发达国家的政治突变。

毛泽东的崛起

工业无产阶级在毛泽东的胜利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连中共的社会构成也完全不是工人阶级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崛起恰逢其从一个工人政党的转型。到1926年末，至少66%的党员都是工人，另外22%是知识分子，只有5%是农民。到1928年11月，工人占比下降超过五分之四，一份官方报告承认党“在产业工人内部没有一个健康的政党核心”³⁷党承认，1928年工人仅占党员的10%，1929年为3%，1930年3月为2.5%，同年9月为1.6%，最后几乎完全没有。从那时起，直到毛泽东的最终胜利，党没有任何工业工人可言。

³⁶ 托洛茨基著，《不断革命论》，林骧华、伊阳明、范毓民译，不断革命是什么？（基本论点）（向青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a/10.htm>

³⁷ H.R.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1938, p. 333.

在毛泽东作为党领导人期间，工人在中共策略中的无足轻重导致了在1929年召开的全国总工会大会之后的19年³⁸里，中共都认为没有必要召开全国工会大会。正如其在声明中所证实，在1937-45年的关键时期，它不打算在国统区维持任何党组织，也不打算为寻求工人支持而困扰。在1937年12月，国民政府下令对在战争期间罢工甚至鼓动罢工的工人判处死刑，一位共产党发言人告诉采访者称，党对政府的战时政策“完全满意”。即使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包括全国所有工业中心在内的国统区几乎不存在任何党组织。

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最揭示了共产党与工业工人阶级的彻底分裂。共产党领导人在城镇被占领前夕尽力阻止任何工人起义。例如，在天津和北京被攻占之前，前线指挥官林彪将军发布了一份公告：

“[号召人民]保持秩序，继续当前的工作。国民党官员、警察或省、市、国家或其他级别的政府机构、区、镇、村或保甲人员……将被责成留在岗位上……”³⁹

在渡江战役时，在中国中、南部的大城市（上海、汉口、广州）被攻克之前，毛泽东和朱德再次发表公告：

³⁸ 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第五次全国劳动大会，第六次则召开于19年后的1948年——译者注

³⁹ New China News Agency, 11 January 1949.

译者：第一星际

“希望各业员工照常生产，各行商店照常营业……凡属国民党中央、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大小官员，“国大”代表，立法、监察委员，参议员，警察人员，区镇乡保甲人员……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⁴⁰

工人阶级顺从并保持了静默。1949年4月22日，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两天前，一份报道这样形容情况：

“南京民众没有表现出激动迹象。今天早上，好奇的民众聚集在河岸边观看河对岸的枪战。生意照常进行。一些商店关门了，但这是由于缺乏生意……电影院依然人满为患。”⁴¹

一个月后，来自上海的纽约时报记者写道：

“红军开始张贴中文海报，指示人民保持冷静，并向他们承诺不必害怕。”⁴²

在广东，则是：

“共产党人进城后与警察局取得了联系，并指示警员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维持秩序。”⁴³

卡斯特罗的革命

⁴⁰ 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1459-1461

⁴¹ North China Daily News, 23 April 1949

⁴² New York Times, 25 May 1949.

⁴³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7 October 1949.

在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的例子中，不论工人阶级还是农民都没有扮演重要角色，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填补了整个斗争领域。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听好了美国佬》（Listen Yankee）或多或少是古巴领导人的真实独白，首先讲述了革命不是什么：

“……革命本身不是一场工薪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我们的革命不是一场由工会、城市工薪工人、劳工政党或是任何城市工薪工人以无意识的革命方式发起的革命……”⁴⁴

农民几乎没有参加卡斯特罗的军队。直到1958年4月，卡斯特罗麾下武装人员总数只有约180人，到巴蒂斯塔倒台时也只是增长到803人。

卡斯特罗的行动是中产阶级性质的。卡斯特罗麾下在1956年十二月从墨西哥进攻古巴的82个人和在马埃斯特拉山脉战斗中幸存下来的12人都来自这个阶级。

从一开始，卡斯特罗的计划就没有超出中产阶级可以接受的广泛自由主义改革的范围。在1958年2月给《皇冠》（Coronet）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卡斯特罗宣称他没有计划征用或国有化外国投资：

“我个人觉得国有化最多是一种麻烦的手段，它似乎并没有使国家变得更强大，却削弱了私营企业。更重要的是，任何对于大规模国有化的尝试显然都会

⁴⁴ C. Wright Mills, Listen Yankee, New York 1960

阻碍我们在经济方面的重点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对此，这里将永远欢迎外国投资并保证其安全。”

1958年5月，他向他的传记作者杜波依斯 (Dubois) 保证：

“‘七·二六运动’⁴⁵从来没有谈到任何将工业社会化或是国有化的内容。这仅是对我们革命的愚昧恐惧。我们从第一天就宣布，我们为1940年宪法的全面执行而斗争，这部宪法的准则为参与生产的所有要素提供了保障、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自由企业和投资资本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公民和政治权利。”⁴⁶

直到1959年5月2日，卡斯特罗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仍在向美洲国家组织经济委员会宣告：

“我们不是要压迫私人投资……我们相信私人投资者的效用、经验与热情……持有国际投资的公司将得到与国内公司相同的保障和权利。”⁴⁷

相互竞争的社会阶层，工人与资本家，农民与地主的无能，中产阶级固有的历史性弱点以及新卡斯特罗精英不受任何连贯、组织性利益的束缚的全能解释了为何卡斯特罗在1953-1958年的以私营企业为基础的温和方案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激进的国有制与计划方案。直到1961年4月，卡斯特罗才宣布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共和国总统，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

⁴⁵ 即卡斯特罗在1955年创建的以攻打蒙卡达兵营的日期 (1953.7.26) 命名的组织----译者注

⁴⁶ Quoted by Draper, *ibid*

⁴⁷ Pla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Latin America, Havana 1959, p. 32

拉多 (Osvaldo Dorticós Torrado) 的话讲 , 人民“在一个好日子……发现或证实了他们所称赞的对人民有益的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波拿巴主义者将人民作为历史客体——而不是其自觉主体——来加以操纵的一个极好的公式 !

理论出了什么问题

虽然晚期资产阶级保守、懦弱的天性 (托洛茨基的第一个观点) 是一条铁律 , 但稚嫩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第二点) 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原因不难理解。工人阶级组成的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 在许多情况下一只脚在农村的流动的、无定形的占多数的新工人的存在给自主的无产阶级组织带来了困难 ; 缺乏经验和知识增加了他们的劣势。这导向了另一个劣势 : 对非工人的领导依赖。落后国家的工会几乎总是由“局外人”领导。因此 , 据印度报道 :

“几乎所有的印度工会都是由不具备该产业背景的人领导的 , 即‘局外人’...许多‘局外人’都与一个以上工会有联系。一位具有相当地位的国家领导人表示 , 他是大约 30 个工会的主席 , 但他补充说 , 显然他对这些工会的工作不能做出任何贡献 ! ”⁴⁸

⁴⁸ C.A. Mayers, India, in W Galenson (ed.),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1959, pp. 41-2

软弱性和对局外人的依赖导向了个人崇拜。“许多工会仍然习惯于围绕某个人而转。一个强大的人物主导着工会。他决定工会所有的政策和行动。工会被称为他的工会。工人指望他解决他们的困难，保障他们所有的需求。他们依靠于他，视他为卫士和斗士，在任何地方都准备好跟随他的领导。这种态度有很大一部分英雄崇拜的内容。革命运动中有很多这样的英雄，他们有助于满足工人的一些需求，但对于建立自力更生的民主组织并无太大帮助，除非工人学会自立，而不是可悲地依靠著名的人物为他们解决所有的问题。否则后者的进程将不会向前推进。”⁴⁹

在许多落后国家劳工运动的另一个弱点是依赖政府。同样是一份来自印度的报道：

“政府已经承担了在自由社会里通常属于工会的职能。就目前情况来看，政府而不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集体谈判，在决定工资和其他工作条件方面起着主要作用。由于经济的背景条件和工人及其工会的弱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⁵⁰

以及来自法属西非：

“……工会对抗雇主的直接努力很少给非洲劳工带来实际的工资增长；近年反而是社会立法和劳工运动的政治影响力带来了大部分实际工资增长。”⁵¹

⁴⁹ V.B. Karnik, *Indian Trade Unionism: A Survey*, Bombay 1960, pp. 227–8.

⁵⁰ *Ibid.*, p. 236

⁵¹ E. Berg, *French West Africa*, in Galenson. *op. cit.*, p. 227.

还有拉丁美洲：

“工会代表试图通过政府干预命令来实现利益。”⁵²

决定落后国家工人阶级是否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因素是主观因素，即政党的活动，尤其是影响它的共产党。斯大林主义在落后国家的反革命作用已经被反复讨论多次了，无需在此重复。

国内和国际环的相互作用使得生产力迫切需要冲破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桎梏，农民起义变得比以往更为深入和广泛。在其中，既植根着对于帝国主义带来的经济破坏的反抗，也包含着对于更高的生活水平要求。

对生产力的需要加上农民起义本身不足以打破地主所有制和帝国主义的束缚。还有三个因素也加强了这种局面：

1. 世界帝国主义由于两个阵营的争霸而削弱，氢弹的存在则导致了干预的无力。

2. 国家机器的重要性在落后国家中日益显著。历史的诡计之一即是，当社会面临某种历史任务，而本应执行这一任务的阶级不在场时，其他集团的一些人——通常作为一种国家力量——将会代为执行。国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反映了本国的国家经济基础，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的超国家性质。

⁵² United States Senate,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86th Congress, Second Session, Washington 1960, p. 645.

3. 知识阶层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和团结者——更重要的是，作为群众的操纵者——的重要性日益显著。这最后一点也需要单独的解释。

知识阶层

革命的知识阶层表明自己在新兴国家比在沙皇俄国更具凝聚力。不难理解，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已丧失殆尽；帝国主义是不可容忍的；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削弱帝国主义，提高国家计划的重要性，加上俄国这一范例，以及共产党有组织、有纪律的工作——给予他们以新的凝聚力。作为社会中唯一的非专业化部分，知识阶层显然是“专业革命精英”的来源，它似乎代表着民族的利益，而非相互冲突的部门利益和阶级利益。此外，它是社会上最充满民族文化的部门，而农民和工人既没有闲暇，又缺乏教育。

知识分子也对国家的技术落后高度敏感。正如他们在 20 世纪的科技世界中所做的那样，他们被自己国家的落后所窒息。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智力失业”病加剧了这种感觉。由于经济普遍落后，大多数学生的唯一希望是一份政府里的工作，但没法做到让他们人人皆成为公务员。

他们信奉效率，包括社会工程的效率。他们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无比希望将新世界移交给感激的人民，而不是看到自觉的、不受限制地联合的人民通过自己的解放斗争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对于使自己的国家脱离停滞状态十分

关心，对于民主却不甚关心。他们代表了工业化、资本积累和民族复兴的动力。他们的力量与其他阶级的虚弱不堪和缺乏政治权力直接相关。

所有这些使得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成为了一个对知识分子有极大吸引力的目标。实际上，他们是新兴国家中共产主义的主要旗手。“共产主义在拉丁美洲的学生和中产阶级中被广泛接受。”⁵³一名来自拉美的专家如是说。在印度的阿里姆则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1958年3月4日），“大约67%的代表来自无产阶级和农民以外的阶级（中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和‘小商业者’）。72%的人接受过大学教育。”

偏离的不断革命

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那些本应导向一场社会主义工人革命的力量，在革命主体无产阶级缺席的情况下可以导向其对立面——国家资本主义。使用理论中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和依情况而变（取决于无产阶级的主观活动）的东西，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变体，由于没有更好的名称，或许可以称之为“偏离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不断革命”

俄罗斯和东欧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崩溃，毛泽东的中国走上市场资本主义的轨道，国际上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运动的解体，都为托洛茨基所描述的真正的不断革命开辟了道路。

⁵³ V. Alba, *The Middle Class Revolution, New Politics*, New York, Winter 1962, p. 71

我们正处在第三世界一个长期、缓慢的工人阶级觉醒运动中。

我们看到伊朗工人阶级参与了一场大罢工，并在设拉子（工人委员会）中组织起来，导致沙阿下台。我们看到南非的工人阶级粉碎了种族隔离制度。我们见证了韩国出现的激进工人阶级运动。我们还见证了巴西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大规模大罢工。

要克服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反动留下的萧条还需要时间。但真正通向不断革命的道路是开放的。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论压迫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同时马克思还对社会上盛行的观念提出质疑，因为这些观念都是来自统治阶级的。这些观念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利用工人们不同的种族、国籍和性别阻止工人们团结在一起。

在统治阶级的观念中，他们说是白人压迫了黑人，男人压迫了女人，就是这样的观念瓦解了工人阶级。同时他们利用这些瓦解和统治工人的手段增强了他们（资本家们）的力量。

压迫是如何对受压迫工人产生影响的？在英国，黑人工人深受剥削之苦，同时他们还因肤色倍受歧视，而他们受的歧视又加重了对他们的剥削。他们领

着微薄的薪水，在环境恶劣的地方工作，他们还要忍受简陋的居住条件和来自社会中其他方面的歧视。可怜的女工人们同样也面临着这样的处境，她们不但要赚钱，还有家庭的重担—照顾孩子，打扫屋子。她们干的活是那样的低贱，她们获得一门新手艺的机会又是那么少。甚至，有的女工人还被迫放弃了工作，来照看她们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一切对她们的压迫，加重了对她们的剥削。

压迫是如何对实施压迫的工人产生影响的？这些对其他工人施迫的人，自认为自己高其人一等，但是他们真的从对他人的压迫中得到好处了吗？在美国南方一些地方的白人工人认为自己在从中受益，仅仅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比黑人工人赚的多，住的好，或者还受着一些什么小恩小惠。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美国的北方白人工人赚的更多，这是他们不知道的事实。

在英国北爱尔兰的新教徒也许相信只要打压天主教徒他们就会从中得利，若不是这样想的他们也不会做出压迫他人的事。所以在北爱尔兰信奉新教的工人往往都会有工作，且在生活上比信奉天主教的过的更加滋润。但其实在伯明翰和格拉斯哥，做同样的工作赚的比在北爱尔兰赚的多

在男工人和女工人之间发生着同样的事。男工人往往赚的比女工人赚的多，因此表面上看男工人确实在对女工人的压迫中从中得利。但男工人不知道，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非常肤浅的。让我们仔细看看吧，在一个男工人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你有没有听到一个好消息，我妻子的工资少的可怜，养殖场几乎要

占满所有的土地，但她几乎还是失业了，并且还要继续对她们的工资进行限制。更麻烦的是，她又怀孕了，我们没有钱去堕胎。你看这是多好的消息呀。”

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若我是一个白种男人，那么我在坐在一辆环境恶劣火车上时就可以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而女人或者黑人只能坐在远离窗户，甚至条件更差的位置上。但这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是座位还是火车？（无论你坐的靠近窗户，还是远离窗户，）我们终归是坐在一辆破火车上，而且我们也没有控制它，司机依旧开着这辆破破烂烂的火车，带我们驶向深渊。

在工人阶级中受压迫最深的人，也就是最令资本主义恐惧的人。托洛茨基曾写道，如果你想找到社会变革时最需要的力量，那么你去了解女人们；如果你想知道自然经济衰退和资本衰弱的原因，那么你应该去了解上一次的世界大战；如果你想要了解英国社会现在最真实的情况，那么你应该去了解一下黑人夫妇劳伦斯夫妇的遭遇⁵⁴。他们可怜的孩子，史蒂芬·劳伦斯被五个纳粹主义分子谋杀。但是这些凶手却还受到了英国警察的保护。

如果想要促进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之间的团结，白人工人很有必要先迈出第一步，并且还要多做一些。要是想要男工人和女工人团结起来，那么男工人就不能在像往常一样粗暴地对待女工人，以此证明他不属于压迫者的一方。列宁在 1902 年就简明的阐述过这些问题。他写到，当工人们为了工资而进行

⁵⁴ 即 1993 年英国发生的种族主义案件劳伦斯案，黑人少年史蒂芬·劳伦斯被五名白人无故杀害，直到 2012 年 1 月，五名嫌疑人中的两人加里·多布森和大卫·诺里斯才因种族谋杀罪分别被判处十五年零两个月和十四年零三个月监禁----译者注

罢工时，他们还只是一些工团主义者。只有当他们的罢工是为了反抗来自基督教会和其余资本走狗们的打击时，他们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当黑人工人和白人工人同时参加一场罢工时，就会大大的削弱种族主义的力量。这样一场罢工就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因此它的作用不仅仅影响当下的问题。它让工人们灵魂深处发生改变，这才是一场罢工最为珍贵的成果。

一场反种族歧视的游行也可以促成大家的团结。这场游行围绕着劳伦斯一家的遭遇，由黑人工人们发起，同时影响了未来的劳资纠纷。游行的队伍中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毫无疑问此次游行给数以百万的警察施加了压力，并且也让工人们在其他问题上更加的团结了。

当男人、女人一起肩并肩走上街头，那么性别歧视将会消失。谁还记得在巴黎公社，女人们英勇战斗的身姿，那曾让英国的记者感叹到，若是巴黎公社的战士全是女人，最后的战斗依旧会获得胜利。

在不久前伦敦的一场会议上我说过“‘革命来了，工人的代表来了’伦敦代表将是一个年仅 26 岁的年轻的黑人年轻女性，而且还是一个女同性恋者。”我之所以选择她为代表，是因为她的形象打破了资本主义的禁忌。在资本主义眼中，年轻是不好的，黑人是不好的，女人是不好的，女同性恋是不好的。会议结束后的一个画面让我现在依旧难忘，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向我走来，给我说“正如您所见，我，一个黑人，还是一个女人。我才 26 岁，还是一个同性恋。”而我告诉她“很抱歉，我的姐妹，你可能搞错了什么，真正的革命将在十年后开始，

你那时就老了。”当然她也明白，这是我跟她开的玩笑。伦敦工人委员会的主席可以是 70 岁的爱尔兰人，甚至也可以是有 15 个孙子的爷爷。

一场革命必须坚决的与各种形式压迫斗争到底。白人发起的革命要比黑人发起的革命更加坚决的反对种族主义。一场由非犹太人发起的反对迫害犹太人的革命要比基督教徒们发起的革命更加坚决。而男人们发起的革命更是要对任何迫害女人行为没有丝毫容忍的余地。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一起成为被压迫者的捍卫者。

第八章 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1933 年纳粹胜利的教训

193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这绝非不可避免。两个月前的 1932 年 11 月，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720 万张选票，德国共产党获得了 600 万张选票，两个政党总共获得了 1320 万张选票，而纳粹党的选票是 1170 万张，少了 150 万张。更重要的是，工人政党支持者素质与纳粹党支持者素质间的对照。正如托洛茨基所说：

“在选举数据统计层面上，1000 张法西斯分子的选票和 1000 张共产党人的选票一样多。但是在革命斗争的层面上，一个大工厂的 1000 名工人的力量，

比 1000 名小公务员和小职员、再加上他们的妻子和岳母的力量之和还要大 100 倍。法西斯分子大部分是一些人类渣滓。”

可惜的是，这两个政党的领导层都完全崩溃了。

面对纳粹的威胁，社民党依靠德国政府及其警察来捍卫民主。甚至在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社民党领导人奥托·韦尔斯 (Otto Wels) 还可以说，人们不必担心：新内阁不是纯粹的国家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而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 (German Nationalists) 与纳粹党的联盟；12 名内阁成员中只有 3 人是纳粹分子，其余 9 人都是保守派。此外，希特勒曾向总统兴登堡宣誓要效忠魏玛宪法。纳粹内政部长威廉·弗里克 (Wilhelm Frick) 也宣称，内阁不会取缔共产党，也不会干涉新闻自由！当然，几个月后，共产党被取缔，参选的候选人也被逮捕。

1933 年 3 月 23 日，一项赋予希特勒巨大权力的授权法在德国国会通过，奥托·韦尔斯对此发表了反对意见，但他明确表示，社民党作为合法的反对派，对政权的反对也只会是非暴力的、合法的。他说：

“3 月 5 日的选举使执政党获得了多数席位，从而给他们机会根据宪法的内容和精神执政……我们可以把他们现在的统治作为一种现实接受下来。但是，人民的正义感也是一种政治力量，我们不会停止诉诸这种正义感。”

德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也同样破产了。他们步斯大林的后尘，宣称社民派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即纳粹和社民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在 1931 年 10 月 14 日，

共产党的领袖赫尔曼·雷梅勒得以在国会上宣布，在希特勒胜利之后，就该轮到雷梅勒了。“我们并不害怕法西斯的先生们，他们将比任何其他政府都更快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共产党的议席发声：对啊！）”

托洛茨基以他的全部激情和才华，呼吁德国工人直面希特勒所代表的威胁和灾难。11月23日，他写了一本小册子《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他说：

“在今后许多年里，不仅德国的命运（这本身就是一件大事），而且欧洲的命运、全世界的命运，都取决于德国危机的结局将朝哪个方向发展……民族社会主义者掌权，首先就意味着灭绝德国无产阶级的精华，摧毁其组织，根除其对自身及未来的信念。考虑到德国远为成熟尖锐的社会矛盾，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者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恶行，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平淡无力的、几乎是富有人情味的实验……无产阶级起义十次，一次接一次地失败十次，其对德国工人阶级的损害，也比不上当结局依然取决于谁将是德国的主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面前退却带来的损害大……世界局势的钥匙在德国。”⁵⁵

写下《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三天后，托洛茨基又写下《反法西斯工人联合阵线》（*For a Workers' United Front Against Fascism*），对德国工人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和警告。以下话语言辞紧迫：

⁵⁵ 托洛茨基：《德国：国际局势的关键》萧遥译，<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ia-chinese-trotsky-19311126.htm>

译者：第一星际

“共产主义者的工人们，你们有成千甚至上百万；你们无处可逃；你们的通行证并不足够。如果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那样，碾过你们的头骨和脊梁。能救赎你们的只有无情的斗争，只有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工人团结起来战斗才可能胜利。马上行动，共产主义的工人们，你们的时间所剩无几！”

1933年5月28日，在一篇名为《德国的灾难：领导者的责任》（The German Catastroph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Leadership）的文章中他再次写道：“德国无产阶级的空前失败，是俄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来最重要的事件。”1933年6月22日，他总结道：“德国目前的灾难，无疑是工人阶级历史上最大的失败。”

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我们已经吸取了德国的教训

1974年工党上台之后，失业人口在三年里从60万上升到160万。工资变少了，实际生活水平也迎来战后的首次下降。贫困和匮乏为纳粹政党“国民阵线”（Nazi National Front，NF）的兴起提供了土壤。1976年，国民阵线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44000张选票。国家党（National Party）——另一个纳粹政党——在布莱克浦赢得两个议席。1977年，在大伦敦议会的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119063张选票（占5%，而1973年仅为0.5%），在33个选区击败了

自由党，排在第3位。埃塞克斯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比例代表制下，国民阵线在此期间的支持率将使其分到25个议席。

1977年8月，国民阵线组织了一场游行，途经伦敦东南部黑人聚居的路厄斯罕区。社会主义工人党带领两千名成员，并动员了当地另外约八千名工人和青年——主要是黑人——与他们一起冲破了警察的封锁线，用武力阻止了这场法西斯游行。

几乎工党所有发言人都谴责了在路厄斯罕区的社会主义工人党活动。时任副总理的迈克尔·富特认为：“扔瓶子或殴打警察阻止不了纳粹，对抗法西斯最没用的方式就是和他们做同样的事。”工党总书记罗恩·海沃德（Ron Hayward）呼吁全体党员远离极左和极右组织，他认为暴力示威者（即社会主义工人党人）和“国民阵线法西斯分子”之间几无区别可言。

1977年8月发生在路厄斯罕的事件成为1977年11月反纳粹联盟成立的导火索。

反纳粹联盟（Anti-Nazi League）是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彼得·海因（Peter Hain）和工党议员厄尼·罗伯茨（Ernie Roberts），以及其他党派左翼议员尼尔·基诺克（Neil Kinnock）、奥黛丽·怀斯（Audrey Wise）和马丁·弗兰纳里（Martin Flannery）组成的统一战线。

反纳粹联盟的活动很受欢迎。1979年4月底，在地方选举开始之前，为了吸引反国民阵线的年轻人关注——毕竟大部分支持者都在这一年龄段——反纳粹联盟在伦敦举办了首次狂欢节。从特拉法加广场的8万人示威游行，到6英里外维多利亚公园的音乐节，它的成功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在曼彻斯特（3.5万人）、卡迪夫（5千人）、爱丁堡（8千人）、哈里奇（2千人）、南安普顿（5千人）、布拉德福德（2千人）和伦敦（10万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以摇滚反对种族主义”运动（Rock Against Racism）。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得票率大幅下挫：利兹下降了54%，布拉德福德下降了77%；即使是伦敦东区的核心地带也下降了40%。

反纳粹联盟还得到了工会的广泛支持。早在狂欢节之前的1978年4月中旬，就有30个AUEW（工程业工人联合工会）的所在地区和分会支持它，还有25个行业委员会，11个NUM（全国矿工工会）的所在地区和分会，来自TGWU（运输与普通工人工会）、CPSA（公务员及公共服务协会）、TASS（技术、行政与管理工会）、NUJ（全国新闻工作者联合会）、NUT（全国教师联合会）和NUPE（全国公务员联合会）的6—10个分会，13个大厂的车间代表委员会（shop stewards' committees），以及50个工党地方组织。狂欢节之后，这些数字还在增长。

在反纳粹联盟的打击下，法西斯分子的支持率再也没能回到1976—1977年的水平。1976年，国民阵线在莱斯特获得了44000张选票，一年后在伦敦

获得了 119000 张选票。1998 年 5 月 17 日，在英格兰最后一次地方选举中，国家党和国民阵线的总票数只有 3000 张。

我们与法西斯主义作斗争的政策是双管齐下的：消灭老鼠，也消灭使老鼠繁殖的下水道。仅仅与法西斯分子作斗争是不够的。人们还必须与失业、低薪和社会剥夺作斗争，正是这些创造了让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的土壤。双管齐下的一个示范是，组织护士穿上制服，同时为拉票反对纳粹和捍卫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拉票。

与法国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相比较

在法国 1974 年的选举中，法国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FN）的得票率仅有 0.74%；1981 年更低，为 0.5%。但随着社会党的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 1981 年当选总统，事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们的失望是巨大的。失业率翻了一番多。国民阵线的势力同时迅速增长。1984 年，该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 11%，约 200 万张选票。在 1986 年 3 月的全国立法议会选举中，该党获得了 35 个议席，与共产党相当。之后选举制度恢复了两轮多数制，国民阵线失去了国民议会议席，但仍有 1 千多名地方议员，并控制着法国南部的四个小城镇。在 1997 年 6 月的最近一次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了 500 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 15%。

为什么英国的国民阵线数据曲线急剧下降，而法国却急剧上升？不能用英法两国客观情况的差异来解释。

英国黑人的比例与法国差不多，为5%—6%，失业率也并无不同。事实上，法国的产业斗争水平比英国高得多。在产业斗争方面，英国经历了最漫长、最严重的衰退。

那么，如何解释两国国民阵线命运的不同呢？我们必须注意主观因素。英国有反纳粹联盟，而在法国，对抗纳粹的主要组织是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SOS Racisme），是社会党的分支机构（）。该组织领导者哈莱姆·德西尔反对与国民阵线“对抗”，称这将“正中老勒庞⁵⁶的下怀”。他指望公众舆论能根除种族主义，并期望左翼和右翼组织也都能为此出力。尽管该组织也号召举行示威活动，但策划这些活动却并不是为了正面对抗国民阵线。

密特朗在阉割反种族主义紧急救援组织的过程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人们务必记住，密特朗在战争期间是贝当维希政府的高官，这个政府与纳粹狼狈为奸，把7万犹太人送进毒气室。密特朗担任总统后，每年贝当元帅的忌日，他都会在这位“伟大的法兰西爱国者”的墓前献上花圈。在同一座墓前献上另一个花圈的人正是老勒庞。

⁵⁶ 国民阵线领导人----译者注

第九章 1968年五月的重要教训

警示与激励

1968年法国的五月¹暴激励了全球的社会主义者。大学生的游行示威和占领校园活动在5月10日至11日的“街垒之夜”达到顶峰。数千学生得到了年轻工人和拉丁区居民支持，他们与共和国保安队(CRS)和防暴警察发生冲突，并最终将后者成功击退。

虽然在街垒之夜前法共一直反对学生运动，但他们这次选择了对学生的极力支持。他们选择了应对日益高涨的群众浪潮最好的方法——成为运动的先锋。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们希望为期一天的罢工和示威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因此他们呼吁在5月13日进行罢工。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次如同往常的象征性罢工。但是他们错了，示威的工人掌握了主动权并且延²了罢工，5月14日，南特法国南部航空公司的工人宣称要进行无限期的罢工，随后占领了整个工厂，第二天雷诺总厂也被占领。5月16日，罢工和占领运动蔓延到雷诺的所有工厂。随后，所有的加工、汽车和飞机工厂都发生了罢工和占场运动。5月19日，有轨电车停运，随后是邮政与电报服务。巴黎的地铁和公交等市政服务也纷纷效仿。罢工冲击了矿业，船运及航空业。5月20日，总罢工已得到一千万工人的支持，之前没有参与过罢工的人：民谣舞者，足球运动员，记者，女售货员，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了，红旗在无数工作场所迎³飘扬。

在5月13日，工人学生共计100万人参与了这场运动。

戴高乐总统彻底陷入无助，5月24日，当他要求举行全民公投时，法国没有一家愿意印刷他的选票的印刷厂，当他绝望地试图在比利时印刷选票时，比利时工人以拒绝来支持他们的法国工人弟兄。5月29日，戴高乐逃离法国，前往驻德法军寻求庇护。

可惜，工人斗争的高潮就此结束了。

5月27日，工会领导人签署了格林纳尔协议，为工人提供了巨大的经济让步，例如，为低薪工人增加了35%工资。罢工被取消，右翼获得了主动权，蠢蠢欲动，并于5月30日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警方占领了电视台和广播电台，驱逐了占领工厂的工人，袭击了任何仍在进行的示威活动，甚至对两名工人和一名学生痛下杀手。

“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⁵⁷(马克思语)

这场巨大的进步运动中，工人受到斯大林主义残留的深远影响，对法共抱有极高的忠诚度。毕竟，这一代工人是受党的教育和培养的。此前的另一事件也显示了共产党相较于工人来说更强大的控制力量。当英美盟军击败德军时，巴黎被法共领导的抵抗运动“马基”(Maqui)解放了。武装工人控制了巴黎。然后，法国共产党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从莫斯科直飞巴黎，并宣布，“一支警备部队，

⁵⁷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P009

译者：第一星际

一支军队，一个国家。”多列士提到的警备部队就是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合作的警察。尽管如此，巴黎的工人们还是接受了多列士的指示并被缴械。

此时，1968年5月，法共的影响力绝对是巨大的。

我们于前文提及了在巴黎示威的100万工人和学生，斯大林主义的党的领导人不希望工人和学生混在一起，因为激进学生受党的影响极小，他们的政治思想在党内属于极左的派别。因此，斯大林派的领袖组织起了2万名共产党干部组成的纠察线，将工人与学生的组织分开。

我们于前文提及了占领工厂运动。在这里，共产党和总工会官僚机构的作用仍然是决定性的：80-90%的工人被送回家，所以只有少数人活跃在占领活动中。在家被孤立的工人当然失去了讨论战术和战略的机会，以及这场运动的意义。

罢工设有罢工委员会，但这些委员会不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而是由工会官员任命的。

为了促使大罢工结束，工会官僚们故技重施：一家工厂的工人被告知另一家工厂的工人已经回去工作。由于工厂之间没有独立于工会的通信，这种策略奏效了。

俄国 1917 年的二月革命

要理解 1968 年 5 月法国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矛盾，最好是看看 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的经历。这场革命结束了沙皇的专制主义。沙皇的警备力量完全被粉碎了。各地工人在苏维埃中组织起来，前线军中的士兵委员会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

列宁当时创造了“两个政权”这个词来描述俄罗斯的局势。的确，苏维埃很强大，但与苏维埃同时存在的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尽管有士兵委员会，但将军们仍然指挥着军队。的确，苏维埃展现了千百万人民对和平的渴望，但帝国主义战争仍在继续。的确，每一个工厂都有强大的工人委员会，但仍然每一个工厂都归资本家所有。的确，数百万农民在苏维埃组织起来，但地主仍然没有损失一寸一毫的土地。苏维埃的领导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仍支持着临时政府及其政策。

二月革命是对过去的反抗，但不是完全的决裂。矛盾存在于当时的制度中，也存在于数百万人的意识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新机构，但它不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右翼控制了它。昨天支持沙皇的数百万人从沙皇制度中解脱，大踏步向左前进，但他们并没有直接转向布尔什维克，而是更为保守的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1917 年 9 月，布尔什维克花了数周、数月的时间才赢得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鉴于篇幅，我们并不会详述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的差异。这段时间中人们并未直接向布尔什维克主义大幅度靠拢。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

勒的影响直到6月才开始增加。7月初，他们被临时政府暂时击退，不仅失去了合法地位，而且报纸等宣传媒介被取缔，列宁被迫躲藏起来，而托洛茨基被监禁。正如托洛茨基所写的，7月是诽谤的月份，媒体疯狂地谴责列宁是一名德国间谍。社会浪潮的向右狂飙使极右翼分子充满了信心，8月27日至30日，俄军统帅科尔尼洛夫将军发动了一场政变。如果他赢了，那么法西斯主义一词将不会出自意大利语，而是出自俄语。托洛茨基在监狱里组织了彼得格勒对科尔尼诺夫的防御。科尔尼洛夫的失败大大加速了布尔什维克的前进，几天后，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成员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了多数，几周后，十月革命发生了。

革命并不是在一夜之间爆发的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工人们必须与以前作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决裂，但这种决裂无法在一天之内彻底完成。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工人阶级间将存在着一种矛盾的意识。当然，布尔什维克从4月份提出的口号：“土地、面包与和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响亮口号，用来解决千百万渴望土地的贫农，千百万需要面包的饥饿者，千百万深受战争之害的人民的的问题。但一段时间中，许多工人说：“是的，我们当然想要土地，但我们应该等到战争结束，等到立宪会议通过法令，给我们土地。我们当然想要和平，但让我们先在战争中取得胜利，然后再获得和平。”

1917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仅有23000名党员，在苏维埃中只有2.5%的支持率，但他们有足够强大的跳板帮助他们走向胜利。

而能够替代法共的左翼派别是极少的。1968年5月，法国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只有400人。有组织的毛派就更少了。这样的力量对于挑战乃至颠覆斯大林派来说过于弱小。如果托洛茨基主义者有几万人，他们就可以在5月13日的示威中有效地促使工人和学生联合，打破了由2万名干部形成的纠察线。在那些被占领的工厂里，他们本可以坚决地工人继续罢工而非回家，使工人们获得主动权。他们本可以主张选举罢工委员会，而不是接受被任命的委员。他们将能够在工厂之间建立沟通，这样官僚机构就不能使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来瓦解罢工。

即将来临的五月风暴

在未来，发生大规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然，人们永远不会提前知道它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毕竟，在二月革命前三周，列宁在瑞士对一群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发表讲话，在完成了他对1905年革命的描述和分析后，预言会亲历俄国革命的将是这群年轻的下一代，而不是他这一代老人。革命前几天(2月7日)，列宁写信给他的朋友伊涅萨说：“昨天有一次会议(会议让我很累;神经根本

不好;头痛;会议结束前离开)”。如果他知道几天后革命就要开始了，他就不会这样抱怨了。

显而易见，这些伟大的转折点是永远无法预见的。在漫长的时间中，历史缓慢地运动。在超过十年甚至二十年中，可能只会有微小的变化，然后，在一周乃至一天的时间中，远比过去几代人的历史中的一切事件更为影响深远的变革发生了。

今天资本主义的矛盾比 1968 年要尖锐得多。1968 年，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繁荣时期即将结束。自 1973 年以来，经济衰退一次又一次发生，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工人的受剥削程度和无保障性日益增加。巨大的阶级斗争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倘若这些冲突要以无产阶级的胜利结束，那么革命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无产阶级大众的自发行动如同蒸汽，而革命政党恰似活塞。单单只有活塞是无济于事的，而单单有蒸汽本身，结果也只会是突然消散。对于无产阶级的胜利来说，一个坚实的领导是至关重要的，对我们来说，1968 年 5 月的事件应当是一个激励，也应是一个警告。

第十章 俄国革命

1917年2月23日⁵⁸，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开始，这也是革命的开端。24日，二十万工人在彼得格勒举行罢工。25日，这场总罢工席卷了整个城市，许多罢工者被军队杀害。两天后，卫戍部队发生了兵变，士兵拒绝向示威者开枪，在某些情况下，下令开枪的军官甚至被士兵杀死。沙皇退位了，有趣的是，在沙皇退位前一天，工人代表苏维埃诞生了，有关1905年苏维埃的记忆加速了它的产生。所有的工作车间都派去了代表。

这场革命完全是自发的，没有事先计划。正如托洛茨基所言：

“根据全部资料可以绝对有把握地说，无论谁，肯定无论谁当时都不曾料到，2月23日这一天将会成为向专制制度发起决定性进攻的开端。人们是怀着不确定的却无论如何是有限的前景来谈论游行示威的。”⁵⁹

苏哈诺夫是这场革命的杰出见证者，他宣称：“没有任何政党为这场剧变做好准备。”同样，公共安全与秩序保卫部——沙皇秘密警察——的一位前主管也说，革命是“纯粹自发的现象，根本不是政党煽动的结果”。当数百万人第一次进入政治生活时，布尔什维克显得非常边缘，在革命后大约只有23,000名党员。直到2月25日，布尔什维克才发出第一张号召总罢工的传单——在此之前，已经有20万工人罢工了！在苏维埃的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只占少数。在1500～1600名代表中，只有40名(2.5%)布尔什维克党人。

⁵⁸ 该章文中均为儒略历日期——译者注

⁵⁹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127

双重政权

与苏维埃政府并立的是由李沃夫亲王⁶⁰领导的临时政府。因此，存在着两重政权。

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时间持续，这两个政府中的一个将不得不让步。

开始时，苏维埃支持李沃夫政府。在3月2日的苏维埃会议上，提出了一项将权力转让给临时政府——即转让给资产阶级——的决议。只有15名代表投了反对票。这意味着连40名布尔什维克都不完全反对。来自1600名代表的大规模施压使布尔什维克屈服了。统领苏维埃的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采取的立场很混乱。他们既支持苏维埃，也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他们希望和平，却支持战争。他们同情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支持临时政府——地主的代言人。

但革命不允许中间妥协。生活以最极端的形式提出了每个问题。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自己也很混乱。3月3日，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在临时政府的活动符合无产者和广大民主群众利益的情况下，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政权。”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关于与临时政府

⁶⁰ 立宪党人，临时政府首任总理——译者注

关系的决议中出现了“在……情况下”这一措词，并成为支持临时政府的具体政策的一种提法。

当列宁在瑞士拿到《真理报》时，他怒不可遏。《真理报》宣称，布尔什维克将坚决支持临时政府，“在它与反动派或反革命作斗争的情况下”——却忘记当时唯一重要的反革命代理人就是这个临时政府。

列宁对党进行再武装

1917年4月3日，列宁抵达彼得格勒。当他到芬兰车站时，布尔什维克仍支持二月革命的胜利果实。列宁对此极其蔑视，并提出了新口号，“和平、土地、面包”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革命者当然试图影响群众，但这不是一个单向过程，绝大多数群众的观点也影响着革命者。几天后，列宁会见了布尔什维克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同时坚持他在《四月提纲》中的观点。在场的16名成员中，只有2人投票支持列宁，13人反对，1人弃权。

尽管这个开始不太吉利，列宁的立场还是在极短时间内赢得党内大部分人支持。这既是由于列宁的坚持，也是由于无数人的日常经历。战争持续着，成千上万人不断死去，地主仍然残酷剥削农民，资产者过着奢侈的生活，工人却遭受着贫困。列宁花了大约一个月来赢得党内的支持。

说服苏维埃成员接受他的观点花了点时间。九月初，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苏维埃获得了多数选票，托洛茨基当选主席。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也赢得了苏维埃的支持，加米涅夫当选主席。

从这里开始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仅经历了很短的时间。

二月革命是自发的，十月革命则是有组织的。

10月10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宣布发动武装起义。三天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士兵部门投票决定将所有军事权力从总部转移到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革命委员会。10月16日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军事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会、工厂委员会、彼得格勒郊区委员会和铁路工人重申了起义的决定。10月20日，军事革命委员会着手准备起义。10月25日起义发动，托洛茨基出色地组织了这场行动，就像后来他领导红军在内战中取胜那样。

因为十月革命的策划和执行良好，几乎没有任何流血。在二月革命中丧命的人要多得多。

十月革命后的内战期间，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但这并不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的行动，而是因为苏俄被相当于16个列宁再武装的党规模的外国军队入侵。将此归咎于布尔什维克，就像责怪一个人用暴力保护自己不被杀人犯伤害。

胜利的革命

整个 20 世纪出现过很多次无产阶级革命，可惜最后只有 1917 俄国革命胜利。我们反复目睹了半途而废的革命，这证实了圣茹斯特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预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

1917 俄国革命对这些半途而废的革命来说是个例外。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的完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17 俄国十月革命与其他工人革命、成功与失败的区别在于：在前者中，有一个群众的革命党提供有效领导。社会主义者虽然不能决定革命关头爆发的时刻，但可以通过建立一个有力的革命党来决定最终结果到什么程度。

托洛茨基恰如其分地写道：“制造革命的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党，但党领导工人阶级。”“没有领导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慢慢消散，犹如没有装在带活塞的汽缸里的蒸汽一样。但是，毕竟不是汽缸也不是活塞，而是蒸汽起推动作用。”⁶¹

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工厂收归国家所有并由工人管理，被压迫民族获得了自治权，原来作为“各民族的监狱”的俄国变成了自由、平等民族的联盟。

反犹主义在沙俄横行了几个世纪。1881 年，针对犹太人的屠杀进行了有五百次。除非得到特别许可，否则犹太人不准居住在两个首都——莫斯科或彼

⁶¹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009

译者：第一星际

得格勒。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主席是犹太人托洛茨基，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是犹太人加米涅夫，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席是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当托洛茨基被调任领导红军时，取代他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是另一个犹太人季诺维也夫。

革命是被压迫者的节日。1917年，在革命的几个月里，卢那察尔斯基，一位杰出的演说家，举办了三四万人的大会，就威廉·莎士比亚、希腊戏剧等话题发表了两三个小时的演说。当时伦敦的人口是彼得格勒的四倍，英国工人的文化水平也比俄国工人高，但在伦敦绝不可能看到类似的大会。

苏维埃政府为妇女解放制定了世界上最进步的立法：在夫妻任意一方意愿下离婚的权利；根据需要免费堕胎(世界首例)；公共食堂将妇女从厨房中解放出来；儿童由集体抚养。所有反同性恋的法律也被废除了。

俄国革命不是带来了斯大林统治和古拉格吗？

这种论调在革命反对者中屡见不鲜，而且听起来像是常识。可惜，同样的常识也可以说：广岛原子弹是牛顿引力定律的产物。这是有理可依的：如果没有引力定律，炸弹就不会从飞机上掉下来。

俄国革命的国际性质是理解斯大林上台的关键。

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只能用国际方面的要素来解释。俄国工业的工人阶级规模很小：工厂、铁路和矿山的工人仅有 300 万，而全国人口有 1.6 亿。1917 年俄国的工业产值跟比利时这个小国差不多。但工人阶级多数集中在大型场所，例如普梯洛夫机械制造厂⁶²——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厂——有 4 万名工人。这不是俄国经济逐步有机发展的产物，而主要是外国资本在俄国投资的结果。

俄国工人的想法也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在英国，从开始大工厂生产到工人享有八小时工作制，花了两个多世纪。而在俄国，这是 1905 革命的核心要求。

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俄国的本土产物，没出现过俄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卡尔·马克思。但马克思主义已经完全融入了俄国的知识—政治生活。《资本论》第一卷于 1867 年首次出版。六年后，它的俄语版出现，这是《资本论》被翻译成的第一种语言。最后，俄国革命的最后一股动力也来自国外——德军对俄军的进攻。

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警告说，如果革命不扩大，特别是如果没有德国革命的支援，苏维埃政权将会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

斯大林不是俄国革命的继承人而是掘墓人，证据就是他谋杀了所有从革命和内战中幸存下来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斯大林主义之父不是列宁，

⁶² 即基洛夫机器制造厂——译者注

而是直接参与谋杀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扼杀德国革命的右翼社民党领袖诺斯克。

不幸的是，德国革命的组织和发展远不如俄国。我记得我见过罗莎·卢森堡去世后的德共领导人海因里希·布兰德勒，问了他1918年罗莎·卢森堡的组织是什么情况。他说有大约四千名成员，其中大多数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和平主义者(他的原话)。与此相比，布尔什维克从1903年开始作为一个政党存在，1917年有23600名党员——还是在一个工人阶级规模比德国小得多的国家。

流水不腐，死水泛渣；俄国革命的孤立无援也最终泛起了官僚的沉渣。当斯大林参与进西方帝国主义的竞争时，他必然要模仿它。如果纳粹德国拥有庞大的工业—军事机器，斯大林也希望如此。要迅速实现这一目标，唯一方法就是残酷地剥削俄国工人和农民——也就是古拉格。斯大林主义的俄国与纳粹德国越来越相称，它的政权变成了国家资本主义。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

土耳其将一半的国家预算花在了军备上。它已逐渐成为所在地区一支主要的军事力量。如今，政府正推进工资限制和私有化政策，然而另一方面，又花费巨额资金购置坦克和直升机。

过去两周间，军备成为一个重要的讨论议题，甚至在老板们的报纸上也是。一个专栏作者如此写道：“平均每个土耳其公民仅仅拥有半片阿司匹林（一种治疗头痛的廉价药物），却拥有三枚手榴弹；平均每一万人才拥有一间健康中心，却拥有两台坦克。”土耳其军队是北约中除美军外最大的军事单位，尽管它的国家收入远远低于（同是北约成员的）德、法、英、意诸国。

军备经济所扮演角色的不断演变

在资本主义的不同时期，军火工业扮演着不同角色。当资本主义尚年轻和进步的时候，军队扮演着从属的角色。但当资本主义进入衰退期后，情况变了。1933年，德国失业人数达到了八百万。几年后，纳粹通过重整军备以摆脱失业。同样的情况随后也在美国、英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

战后，冷战使常备军保持在比20世纪20和30年代初高得多的水平，但当然比战争年代要低。这就是我们当时所谓的永久性军事经济（the permanent arms economy）。它使就业率保持在高位，但其内部矛盾重重。在1956年，在一篇题为《论永久军备经济》的文章中，我曾阐明了这些矛盾。军备投入鼓励了充分就业，但是引发了如下情况：一个在军备上投入过多的国家，发现自己难以像国防方面投入远少于它的国家那样，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了复兴产业上。这种情况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愈发显著。冷战及在军备投入使就业率保持在

高位。但像日本和西德这种在国防上面投入极少的国家，展现出了比美英更强的产业复兴能力。西德和日本赢得了在汽车产业、电气和其他经济部门上的竞争。1973年，美元贬值及随之而来的油价飞涨，迫使美英急剧削减它们的军事预算。

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直接并无简单直接联系

的确，军国主义服务于资本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军们没有自己试图强加给社会的私利。如果一个资本家为保护自己的利润而雇佣了一个匪徒，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匪徒没有试图强加给他的雇佣者的私利。经济是基础，而军事和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然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存在影响。土耳其将领们正为保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军队而努力奔走，远远超出许多土耳其资本家的期望。当土耳其东北部的地震发生时，军队迅速到达现场，他们并未携带铁锹或用推土机营救那些被掩埋的人，而是去用机枪和坦克强制维持法律和秩序。对于土耳其无产阶级和受压迫的民族，将军们有自己的计划。他们将试图使自己的意志强加给社会。

第十二章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在所有不存在政治民主的国家——由君主、军政府、法西斯或是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统治的国家里——对民主制的需要显而易见。而我们，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努力斗争来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自由选举、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和民族自决权。但这对我们而言还远远不够。

首先，只要财富还聚集在一小撮资本家手里，不公、剥削和压迫就依然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不仅贫富差距会保留下来，工人阶级内部对就业岗位、住宅、受教育机会的竞争带来的不平等也会保留下来。而这正是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滋生的温床。

随着资产阶级对社会财富的持续控制，政治民主也会变得不稳定，而旧政治秩序也威胁着说自己将要回归。一小撮资本家拥有的不只是物质上的生产资料，还拥有着精神上的生产资料：出版社、电视台和其他洗脑机器。他们也必然会被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所支持：军队、警察和法官们会继续支持资产阶级。

只有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时，政治民主才能得到保证。

在1918年11月爆发的德国革命赶走皇帝并终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像克虏伯家族、蒂森这样的雇主们依然与那些建立起右翼武装自由军团的将军们、反动军官们同流合污。双重政权在德国建立起来，因为与议会并列的是工人委员会。并非每场革命都能一次打破过往的一切束缚。旧事物依然存在，并

与代表未来的新事物共存。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⁶³依然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在德国发生的一切完全证实了 1789 法国大革命领袖圣鞠斯特的预言：“革命半途而废的人终将自掘坟墓。”在社民党政府的保护伞下，自由军团的军官们杀害了革命领袖，罗莎·卢森堡与卡尔·李卜克内西。革命斗争在起起伏伏中持续到了 1923 年，却以资本主义的胜利而告终。纳粹党诞生于 1919 年。1923 年，它在巴伐利亚组织了一次失败的政变，但它还在等待万事俱备之时。这对工人阶级而言又是一个白白流失的机会，而他们将在希特勒掌权后为之付出惨重代价。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见证了一轮无产阶级斗争热潮，这始于 1934 年二月，终于 1936 年人民阵线的决定性胜利。人民阵线是一个由共产党、社会党和自由党（他们被误认为是激进社会主义者——他们既不激进，更非社会主义者）组建的联盟。数百万的无产者们告诉自己：“现在我们掌握了政府，让我们去接管工厂吧。”在 1936 年 6 月，发生了一轮占领工厂的热潮。然而，共产党与社会党的领袖们遵循与雇主们达成的协议，决定撤退。在这之后，共产党被踢出人民阵线。正是激进社会党人达拉第与希特勒在 1938 年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也正是这个 1936 年的人民阵线大胜中选举出的议会把支持票投给了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原文为法文），这个自从 1940 年后就在与纳粹合作的维希法国领袖。

⁶³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15，P009

译者：第一星际

当印度尼西亚在 1949 年从荷兰那里赢得独立时，这个国家由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艾哈迈德·苏加诺领导。他的意识形态基于“潘查希拉”⁶⁴，其核心是信仰神道与民族团结。悲剧的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没有挑战苏加诺，相反，他们在民族团结的需求上完全赞同苏加诺。结果便是圣鞠斯特的箴言再次成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300 万的党员人数远比革命时只有 25 万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党要多，印度尼西亚无产阶级比革命前夜的俄国无产阶级要更庞大，印度尼西亚农民阶级也比俄国庞大。在 1965 年，由苏加诺任命的一名将军苏哈托在美国、英国工党政府与澳大利亚支持下发动了一场政变。

这次政变中约有五十万到一百万人被屠杀。

中东是另一个见证了一场震动建制派却没能赢得根本突破的大变革的地区。在伊拉克，费沙尔（Feisal）国王在 1951 年的人民运动里被踢下王座。伊拉克共产党曾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党派，诚为阿拉伯世界最强大的共产党。它加入了一个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党派的同盟：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在斯大林派控制下的共产党相信，即将到来的革命必然是一场需要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民主主义革命。这样的一个联盟事实上意味着前者从属于后者。共产党党员与无产阶级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由萨达姆·侯赛因将军领导的伊拉克社会复兴党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执行了多场对共产主义者的屠杀。

⁶⁴ Pancasila，该词原意是印度佛教的“五戒”，印尼苏加诺政府借用该词作为自己五项立国原则的代称----译者注

在伊朗，一场大罢工导致了 1979 年国王的退位。设拉子（工人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悲剧的是，这些设拉子的领导层多数是亲莫斯科的图德党和伊斯兰敢死队，将革命视作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因此给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提供支持。阿亚图拉·霍梅尼随即上台，没有对图德党和伊斯兰敢死队表示任何感激，左翼便遭到了血腥镇压。

我还能举出一些其他失败的革命，例如匈牙利 1919、1956 年革命，德国 1923 年的革命，中国在 1925-1927 年的革命，西班牙 1936 年的革命，法国 1968 年的革命，葡萄牙 1974-1975 的革命。

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相提并论以及偏爱前者并不是社会民主主义领导人独有的“珍宝”，它已经成为全世界斯大林主义领导人的纲领。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却是一系列半途而废的革命中的一个例外。

二月革命创造了激动人心的新情况：沙皇退位，数个世纪以来的君主制告终，警察被解散。每个工厂里，工人委员会都被建立起来。在许多军队编制里，士兵委员会开始形成。工兵苏维埃在各个地方兴建起来。

但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后，旧的机构依然与苏维埃并存。在工厂里，旧工厂主与旧经理们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在军队里，将军们仍然大权在握：军队最高统帅是由沙皇任命的科尔尼洛夫将军。与苏维埃政权并存的是由沙皇时代的

自由派政治家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这个被列宁与托洛茨基称作“双重政权”的状况充满了矛盾。

资产阶级政府无法承受苏维埃的本质，它的领导人乞求资产阶级来保留权力。大部分苏维埃代表都是右翼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并不是一个意外，这是当数以百万记的人投向左翼却仍然背负着沙皇时代的意识形态包袱时的必然结果。对当时数百万曾经支持沙皇与战争的人来说，投向左翼并不意味着直接加入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的强力人物，担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内政部长的伊拉克利·格奥尔吉耶维奇·策烈铁里解释了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必要性：“对革命而言没有其他出路。诚然，我们拥有权力，政府任我们操纵于股掌之间，但那对革命而言意味着灾难。”

4月3日，当列宁从瑞士回到俄国时，彼得格勒芬兰站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士兵们迎接了他。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奇赫伊泽用这段话来欢迎他：“列宁同志，我以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全国革命之名欢迎你回到俄国……但我们认为革命民主的原则性任务是保卫革命免受任何内外侵扰。我们认为这个目标需要的不是不和，而是对民主阵营的拒绝。我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追求这个目标。”列宁在回复中将这场革命的延续称作俄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孟什维克对列宁的演讲采取了极具敌意的回应。于是，前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约瑟夫·彼得洛维奇·戈尔登贝尔格宣称：“列宁已经使他成为了一个空缺了三十年的欧洲

皇位的继承人-巴枯宁的皇位！列宁的新话语回荡着古老过时的早期安那其主义真理。”

列宁没有与代表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妥协，他一贯坚持马克思在 1848 年法、德革命时的号召，要完全独立于小资产阶级民主阵营。马克思写道：“德国工人……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终胜利，首先还必须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时时刻刻也不能因为听信民主派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而动摇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组织的信念。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⁶⁵

在数日、数周和数月的风暴中，布尔什维克尽力赢得了大多数工人阶级。在 9 月 9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倒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托洛茨基被选为主席。同日，布尔什维克赢得了莫斯科苏维埃的多数票。从这点来看，1917 年 11 月 7 日对无产阶级权力的争取只是一小步。

是工人阶级而不是党制造了革命，但工人阶级的党引导着工人阶级。恰如托洛茨基写道：“没有一个领导组织，那末群众的力量将和不导入活塞箱去的蒸汽一样地消散。然而把事变向前推进的却毕竟不是活塞或箱子而是蒸汽。”⁶⁶

成败之间的差别，俄国十月革命与其他工人革命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拥有一个强大的革命党提供有力的领导。尽管社会主义者不能决定革命何时爆发，但他们确实能通过他们建立强力革命党的程度来决定最终结果。

⁶⁵ 见卡·马克思、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⁶⁶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丁笃本译，商务印书馆，2017，P009

译者：第一星际

罗马元老院的一元老加图常以这句话结束他的演说：“Cartago delenda est”-迦太基必须毁灭。而最终，罗马的确摧毁了迦太基。而我们得以这句话作结：“革命党必须建立。”

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与民主

一位土耳其的社会主义者，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在土耳其，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土耳其能加入欧盟，那么民主就将得到保障。在讨论这个具体的观点之前，我想先更宏观地描述民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

“民主”一词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雅典时期，其意为“人民当家作主”。然而，不论是奴隶，还是妇女，亦或是非雅典居民，在这种民主体制下都没有投票权。

普选本身并不能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事实上，拿破仑三世就是利用普选权，通过公民投票来搞独裁：中央大区⁶⁷动员落后省份反对进步的巴黎。同样的是，将普选权引入德国的俾斯麦利用这种手段来加强德皇、亲王和容克贵族反对柏林社会主义者的权力。

让我们看看英法德等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吧，人们虽然有普选权，议员也是经民主选举程序而产生，但是这种民主是形式上的、肤浅的。议会代表

⁶⁷ 大区为法国行政区划的最高一级，旧区划的中部或称中央大区在王政时代是法王直辖地----译者注

是由选举产生的，但法官、警察长官和军队指挥官却不是。最为重要的是，人们无权民主选举工厂老板，也无权任意将其罢免。资本家和无产者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当法律规定“不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不得在公园露宿”时，在形式上两者是平等的；同样，当法律规定“每个人不论其贫富，均有权入住丽兹酒店”时，法律也没有歧视穷人。

英国的造纸业大亨和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事实上，鲁伯特·默多克控制着一个庞大的报业帝国——他的《太阳报》每天卖出 400 万份；此外，他还有《泰晤士报》、发行量很大的《世界新闻报》以及《周日泰晤士报》——但是作为美国人，他在英国没有投票权，而他也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接受了这些。英国的工人们要交 23% 的收入税和 10% 的国民保险。

但鲁伯特·默多克只需要缴纳其公司利润的 0.5% 作为税款，因为他的公司注册在开曼群岛这样一个避税天堂。当然，在法律眼中工人与资本家是平等的；当然，为默多克工作的印刷工人在法律上并未处于不利地位。我敢打赌，如果我参加奥运会去和英国最快的短跑运动员李福德·克里斯特比赛，我会击败他，尽管我已经 82 岁了。但胜过他的条件是我坐在一辆好车里，以及有一位熟练的司机为我服务。

最关键的在于，形式上的民主并没有消除国家或者种族的压迫。在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20 万白人居民享有民主权利。但是这并没有削弱对五百万黑人的压迫，它反而促使白人更加团结起来压迫黑人。

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被该国赶出自己土地的三百万巴勒斯坦人有权返回自己的故土，或者有权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人民民主是否得到强化的关键标准，是被压迫者获得实际权利的程度。列宁在 1902 年写道，当工人为工资而罢工时，他的身份只是工团主义者；但当他为反对虐待犹太人而罢工时，他便成了一位真正的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列宁继续写道，“我们革命党人就是被压迫者的护卫。”在一个有主体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国家里，属于主体民族的社会主义者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而斗争。要争取压迫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强调被压迫民族的分离权，而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也必须尽最大可能表达与压迫民族无产阶级联合的意愿。

上文的前提是外来的民族压迫不仅损害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损害了主体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在美国，白人工人相对于黑人工人享有特权。这种情况在德州与纽约的对比中尤为明显：纽约的白人工人不论是在工资、工作机会还是住房方面，都比德州的黑人工人更为优渥。因此，从表面上看，白人工人受益于对黑人的压迫。但是，德州白人工人的工资、劳动条件和住房与纽约的白人相比却差很多。总而言之，真正积极、大众的民主，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工人不分种族、国籍和性别而团结起来的斗争。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去年的地震对土耳其西北部造成的可怕影响时，显而易见的是地震对贫民窟房屋的摧残，不论是居住其中的土耳其人还是库尔德人。

但是，富人的房屋却没有受到影响。这些照片也清楚地展示了军队的作用。土耳其军队是北约第二大军队，仅次于美国。但当地震来临时，你可以看到士兵们迅速赶往现场维持秩序，他们拿着枪，而不是叫推土机来除障救人。

土耳其加入欧共体市场绝不会提高工人的积极性。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是要发动工人群众自己组织起来进行社会运动。当然，每一项民主权利，无论多么细微，都必须倍加珍惜。但是，不通过群众运动，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大众民主。正如马克思所说，“工人阶级的解放必须由工人阶级来争取。”

传统的教育体系告诉我们，历史是自上而下创造的。我们了解各种历史和国王、皇帝以及将领。因此，认为土耳其总理、托尼·布莱尔、格哈德·施罗德以及若斯潘⁶⁸这些人坐在一起就能产生真正民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消除这种幻想。

一句话，工人不能靠历史背后的狡计取得权力，出路有且仅有一条：阶级斗争。

第十四章 世界革命还可能吗

今天，仅仅是韩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就比马克思去世时的 1883 年的世界无产阶级还要庞大。现在，工人要比农民多。无产阶级在社会和政治上的重

⁶⁸ 三人分别为当时的英国首相，德国总理，法国总理----译者注

要性毫无疑问大于农民。工人们在大型生产单位里工作，有时，成千上万的工人被同一家企业雇佣，而农民阶层却是原子化、碎片化的。每个农民家庭都只在自己的一点点土地上劳作。

马克思认为，当生产力与旧的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发生冲突时，革命就是必要的。

当资本主义制度刚刚出现，与封建枷锁作斗争时的资产阶级不仅是进步的，还是革命的。英国资产阶级在十七世纪发动了一场革命，建立起它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至高地位。法国资产阶级在18世纪做了相同的事情。在法国大革命的几年后⁶⁹，英属美洲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宣布了他们的独立地位并确立了自己的最高权力机构，美国也就此诞生。

很明显，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阻碍。成百上千甚至可能是几百万的建筑工人失业，而上千万人却仍缺乏舒适的住宅就证明了这一点。数百万人民正在挨饿，不是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食物，而是因为他们买不起食物。我在多年前听到这样一则轶事，它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一个小孩在隆冬之际问他的父亲：“这天气太冷了，为什么你不生火取暖呢？”父亲回答道：“我买不起煤炭。我没有钱。”孩子问：“你为什么没有钱？”“因为我失业了。”“你为什么失业了？”“傻小子，你还不明白吗？我曾经是个矿工，而现在世界上有太多煤炭了。”

⁶⁹ 时间可能存在问题----译者注

资产阶级对封建领主的胜利绝对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曾经共存过，资产阶级能够对封建领主说：“我们比你富有，而我们的财富随时增长，你的财富却逐渐缩水我们优越性最好的证据就是，每当贵族成员发现他们处于经济困难中，他们就会试着娶我的女儿们，在他们的蓝色血液里掺进黄金。就理性而言，我们远比你们优秀。你们有圣经，我们有百科全书；你们有教堂，我们有大学；你们有牧师，我们有教授。你们这个阶级被我们影响的成员远比我们被影响的成员要多得多。”这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夕，当三级会议（原文为法文，Etats généraux）召开时被展示地一清二楚。这个实体被分为三个等级：最顶层的是贵族，第二等级是教士，第三个是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等到投票时，前两个等级的成员打破界限并加入了第三等级。（此句中“等级”均为法文，Estate）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系与资产阶级与封建主的联系有基础性的差异。无产阶级不能来到资本家面前对他们说：“你们拥有工厂、银行、船坞，而我们拥有……当你们遇到经济困难时，你们不会急着去找一个工人并嫁给你的女儿。”尽管主要针对劳动者的《太阳报》每天卖出四百万份，我也怀疑是否存在购买社会主义报纸的资产阶级。基于此，工人们并不一定赢得每一场革命。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也写到，共产主义者总结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国际和历史教训。没有人能够有所有这些事件的亲身经历，活到今天的人不会在巴黎公社、在 1905 和 1917 的俄国

革命等事件时活跃过。但革命政党就是这个阶级的记忆，是无产阶级的大学。因此，并非每一次革命里无产阶级都能取得胜利。

基于这个问题，我们提出：世界革命还可能吗？答案是：可能，它不仅仅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像一个由许多民族国家的联系组成的链条。当压力达到极限，必定有一条联系走向崩溃。这就又会影响其他联系。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一场世界革命的开始，紧跟着是1918年的德国革命，1919年的奥匈帝国革命，1920-1921意大利的占领工厂，在1923年末德国革命的延续中达到高潮。共产主义党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就在1916年，齐美尔瓦尔德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反对战争的会议上，罗莎·卢森堡发表了讽刺的评论：“我们到达了这样一个境地：全世界反战运动都可以在搭载几辆马车上。”而在1920年，德国共产党有五十万党员，法国共产党有二十万党员，意大利共产党也有相似的数目。

但说世界革命必定发生，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胜利。

慢放中的 20 世纪 30 年代

大概十年前我曾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类似慢放版的 20 世纪 30 年代的阶段。我们堕入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但比 1929-1933 年的程度要轻得多。在那个时候，德国有八百万人失业，并且没有失业补贴。今天，在英国有四百万

拥有超过平均工资的失业补贴的人失业。老勒庞（原文为法文，Le Pen，下文同）的确在模仿希特勒，但他的支持者无法与希特勒相提并论。1933年，希特勒除了投给他的1300万票，还拥有上万专门用来摧毁工人组织的武装纳粹分子和冲锋队。法国国民阵线没有任何这样的力量，它的支持要软弱得多。当1995年11、12月的大量罢工在法国发生时，它粉碎了国民阵线的支持。随着国民阵线支持的崩溃，它走向了分裂，老勒庞只保存了一些组织里无足轻重的部分。

需要强调的是，将20世纪30年代简单地看作黑暗的日子是个错误，仅此而已。德国工人阶级被希特勒击败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但同时，1936年6月也有着在法国的许多占领工厂运动，这再次唤醒了革命的幽灵。可惜的是，罢工的领导人，共产党与社会党，联合自由党来遏制这场斗争。这个以人民阵线为名的联合，三年后投票给贝当元帅与纳粹的合作。

20世纪30年代是极端的十年，任何骑墙派都是在帮助反动势力。今天的现实是那个年代式样的电影再度放映，但是却是以慢放的版本，这也就意味着有更大的机会去阻止这场电影并引导它到我们想要的道路上。关键是建立起革命政党，正如托洛茨基说的那样，大罢工就像是蒸汽，而革命政党就是引导机器的活塞。一个没有蒸汽的活塞只是一片废铁，而没有活塞的蒸汽只会扩散，让你一事无成。

让我们回到文章的标题吧，我们可以以这个句子总结我们的答案：世界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还是必然的，但它的胜利并不是必然的。

（作者注）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我意识到读者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历史铁律的教条汇编。事实上马克思总是知道意外在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列宁就死在回到俄罗斯的1917年之前，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影响将是极其巨大的，并会对革命历史产生影响。

其他意外也可以加速历史发展。我在这里给出一个例子，去年土耳其西北的地震导致了土耳其工人和最近从东南部逃亡来的库尔德难民工人居住的贫民窟倒塌，同时，富人那坚固的房屋几乎没有受地震损伤。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就可以用这次意外证明，阶级才是社会的主要分野，土耳其和库尔德工人都是手足兄弟。

第十五章 千禧年：于希冀与恐惧之间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提到：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

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⁷⁰

由斯巴达克斯领导的奴隶起义，以及所有其他的奴隶起义，都被镇压了。这并没有导向在罗马帝国奴隶制度的持续。奴隶被农奴取代，封建制取代了奴隶制。这个过程被日耳曼部落侵入罗马帝国的事件加速了。

同样，当我们谈到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时，通常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顺利的过程。一个人能够花上半个小时时间阅读封建制的一章，然后继续读资本主义的一章。但这个进程实际上要艰难得多，矛盾得多。封建制在欧洲生存了过一千多年，当它走向衰落而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裂缝间崛起时，那不是一条单向向前的道路。事实上，11世纪阿拉伯人控制的西班牙要比三个世纪后的西班牙要先进得多。在17世纪，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德意志地区人口几乎被削减了一半。

同样，封建制的恐怖持续不断。举个例子：千年以来，庄园主都拥有对自己治下村庄处女的初夜权，农奴所受到的压迫，尤其是女性农奴，持续了极长的时间。

资本主义制度远比之前任何经济与社会制度都要富有活力。因此，极端情况出现的规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庞大。资本主义极大地发展了生产力，使得每个人的物质充裕成为可能。同时，资本主义被不同资本家和不同资本主义国

⁷⁰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P038

译者：第一星际

家撕裂。通用汽车和福特之间的竞争迫使他们增加对他们的劳动力的剥削。资本家之间的无序竞争对每个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施加着暴政。饥荒对人类而言并非新事物，我们已经面对它几千年了。但它曾经是食物稀缺的结果。今天，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有几百万挨饿的人，而世界上却还有过剩的粮食。这些极端情况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表现出来。据估计，每年有两千万儿童死于缺乏净水。比尔盖茨，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一年的利润，就足以建设能够保证没有一个孩子失去净水的水利工程。仅仅一年的利润！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当然不仅限于经济形式，也包括军事形式。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莎·卢森堡，这位伟大的波兰裔德国革命家，写到人类面前的选择是“社会主义或是野蛮”。

我们对野蛮的了解远比她能知道的多。她在 1919 年 1 月被谋杀，死在毒气室之前，死在广岛长崎爆炸的原子弹发明之前。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曾说观看此时的欧洲犹如观赏一部慢放的记录 30 年代的电影。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世界已经走过了三场世界经济危机。但它们只是对 1929-1933 年的恐怖崩溃苍白无力的模仿。诚然，极右翼法西斯主义运动正在欧洲崛起。但老勒庞只是希特勒一个拙劣的模仿者。诚然，老勒庞的国民阵线的确得到了 500 万选民的支持，而希特勒得到了 1300 万选民的支持。但两

者在支持者质量上的差距是巨大的。希特勒的支持者是在经济崩溃中失去一切的疯狂的小资产阶级，老勒庞的主要支持者并不像这样愤怒。希特勒即使在1933年1月担任总理前也拥有武装的冲锋队，老勒庞的支持者只是到处参与对移民的袭击。

另一方面——工人斗争——也只是对30年代的苍白模仿。诚然，90年代法国工业无产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增长。但即使是1995年11、12月的大罢工也无法与1936年6月对工厂的大规模占领相比。

90年代的故事只是慢动作版的30年代故事的现实首先是意味着，在这个版本下阻止这部电影继续放映的选择会更多。

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局势，现在的局势对革命者来说比30年代要有利得多。在30年代，斯大林派主导了整个欧洲的左翼。当然，希特勒的胜利并非不可阻挡。托洛茨基明智地指出，一个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的联合阵线对于阻止希特勒是有必要的。希特勒本可以被阻止。首先，社民党的得票数是800万，德共的得票数是600万，这远大于纳粹党的得票数。更重要的是工人党派支持者的质量。托洛斯基将纳粹支持者称为“人渣”——孤立的个人——而工人党派拥有强大的力量，在工厂里，在铁路上……。希特勒没有被阻止，是因为斯大林派反对联合阵线的政策，斯大林将社民党批评为“社会法西斯主义者”。

此外，1936年法国的占领工厂运动本可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跳板，不仅仅是法国，还会在其他地方引发革命，例如在德国。可惜斯大林派坚持与自由党的联合，这一切都是为了斯大林的外交利益。结果是1936年选举出的议会，在1940年人民阵线的旗帜下将支持票投给法国政府的领袖，当时正与纳粹德国展开合作的贝当元帅（原文为法文，Marshal Pétain）。

今天，斯大林派的势力已经随着俄国和东欧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瓦解而崩溃。现在，有极其广阔的空间可供革命者发展。

千禧年既给了我们希望，也给了我们对于危险的警告。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极端的年代，这极端之中其中既包含极端的可能性，却也有极端的危险。我们应当遵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明智建议：“不要笑，不要哭，要理解。”我们生活在一个极其充满可能性的时代。

《共产党宣言》将工人阶级描绘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现在，国际无产阶级远比《宣言》创作时要强大。仅仅韩国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就比马克思去世时的1883年的世界工业无产阶级还要庞大。我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西雅图斗争展示了对抗资本家联合的强大怒火。德国主流报纸《明镜周刊》（原文为德文，*Der Spiegel*，）在评论西雅图的示威时表示，这表明下一个千年将以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战争开始。许多年以来反资本主义词语都只是在一些小型革命组织的词汇库之中。而现在它成为了数百万人的话语的一部分。